



2802
22-17



12
2802
22-17

公孫丑章句上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答以仁義之事故曰梁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小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自為篇題小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揚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

公孫丑問云云蒙引云當路居要地路者人所必由也如掌刑罰之權則凡入

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而通塞有在於彼者故曰當路也

○講述云當路謂王持國柄政由已出如當要路也往來所必經也○揚明云當路謂王持國柄○文林貫宜云功是取威定霸之業○古註云許猶興也

○貫直云復許猶云可復斯著於今意○魏注復意講曰功德一字是一章大眼目伯者以功由才智上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

之辭餘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此章見為治當以正道而不當以術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太

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

幹辦王者以德從心德上
充拓章內時字凡五見時
字猶重不可以勢字平對
究竟德是根本必有德方
可論時勢

集註公孫丑云云大明一

統志克州府鄆縣北有公
孫丑基○正義曰自魯桓
公之子慶父之後有正孫
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
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
自周傾王之後王孫賈之
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
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
止於一族也自對公後其
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
隱公八年杜預曰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
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
管仲管氏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晏子名嬰萊之夷維人索隱云字仲謹平事齊靈公
景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政丑益設辭以問也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專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
管晏詐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
慕桓文丑復慕管晏益霸者功利之說淡入人心已
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字而已不復扶又知有聖賢之

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

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字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

父也是八品執事非謂事功管仲云云通義金仁山曰

矣見此外學術事業皆不知

親之辭也吾我也子男子之通稱也○講述云此節重曾西不爲管仲見也○不爲管晏之意子路
意輕就足然是不安之意見於色先正言其不安之意輕就足然是不安之意見於色管仲得君
數句正言其不悅之意先

子所畏不是曾西謙詞曾
子所畏是子路剛果勇爲
自是畏服故魯西蹙然不
敢當○微言佳滿園曰子
路執賢與管仲孰賢都就
人品說不論事功○通義

白雲許氏曰公孫丑問管
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
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
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
輔桓爲五霸首九天下之
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
仲又曰曾西敬畏子路排
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
異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
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
言心術之邪正而已○合
喙云蹙然爲擬之太高而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蹙然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

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不安也慨然者為其擬之
太甲而不悅○蒙引云子
路勇於義不可以勢利拘
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鄰
為國以禮道理便是堯舜
氣象結縷之節有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
之非謙詞也然曾子惟其
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
為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
以能問於不能章其追慕
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
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服人
耶○又云夫子大管仲之
功者據其所就之事業言
魯西甲管仲之功則者本
其心術之不正而要其所
就亦終不得與於王者之
徒也魯西之卑其功則即
夫之小其器也夫子之大
其功是也人心蓋遺其長
故特揭而張之惡而知其
美之意也

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旬於施
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
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
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聖門
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宋子
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
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
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
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
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
徒也魯西之卑其功則即夫之小其器也夫子之大其
功是也人心蓋遺其長故特揭而張之惡而知其美之意
也

集註曾西曾子云云人物備考十九云魯西曾子孫也黜妻先生卒曾西
往承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

堯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西歎服平生不屑為管仲之事見子路云云
○袁了凡曰註以魯西為曾子之孫誤也按經典序錄云魯申字子西魯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
由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
麗怒色釋義云麗不悅也
字從弗色是知即愠怒之
意也
○烈猶光蒙引云烈
猶光指功業之著見者言
霸術尊註云王曰道霸曰
術字眼有分曉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通考董氏辨曰公孫丑問管仲
孟子以曾西之言推尊聖門高
楊氏曰孔云云通義仁金
山曰楊氏云云未盡此章
意夫魯西言子路則曰吾
先子所畏至論管仲則曰
得君如彼其卑此正以在
用優劣言也以作用優劣
言則管仲功業遠不可望
子路何者管仲之所霸不
過富國疆土而已夫子之
許子路也曰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而子路自許亦
曰千乘之國攝乎太國之
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范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二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二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雙峰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王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僅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治千
乘之賦夫子以為由所優
為則與子路所自許無異
也且千乘之國小國也又
攝乎大國之間師旅饑饉
可謂貧弱矣子路一
起而為之比及三年蹙蹙
兩載而能使之有勇則此
於富國強兵乎何有且知
方也則加於富強一等矣
使子路而得千里金齊之
地為之何待三年何止有
勇其視管仲乘全齊之力
專國四十年之久而僅僅
乃爾真不足道矣夫抵聖
賢作用自是殊絕決非常
情所可踰度世衰道微不
幸聖賢而不獲用天下世
人但見霸者君臣小小功業
即以爲大競慕效之至論
孔門諸子則或但以為循
良自守者而已此真世道
不幸也
子路之才云云孔子言子
路之才事見于公治長篇
範我馳云云孟子滕文公
下篇云吾爲之範我馳驅
終且不獲爲之詭遇一朝
而獲十二云云

弟淳于髡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
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
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
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
與與平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易去聲。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細註雙峰饒云云蒙引云輔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是
桓公之爲故得命多矣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亦太鑿矣
曰管仲云云蒙引云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詐爲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爲相
願自解云管仲不爲則
晏子可知矣○代言口凡
人願則必爲不爲則不願
願字應上許字
曰管仲以其云云魯註云
孟子言功烈卑未曾說出
其所以卑故丑又申出其
伯顯之續來以詭字照子見
得管晏功烈不卑○風俗
通義云伯者長也白也
言其威建五長功實明也
或曰霸者把也駭也言把
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講述云霸以功言顯以
名言桓公以威令服天下
爲之盟主故曰霸景公未
嘗爲天下主明祖其聲名
著於諸侯故曰顯
曰以齊云云蒙引云此是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歿則文王不定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禮記文王九十七而終
文王三芬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
天下周公相
去聲
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東陽許氏
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
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宜照解云。由字勿作猶反手。非徒論其易。乃言以齊國來致。王時由吾手中。一反其所反耳。蓋饑者反吾手。以食之。謂者反吾手。以飲之。倒懸者反吾手。以解之。○煇解云。反手與運掌不同。運掌如履治反手。如轉亂為治。反字大有作用。把覆政一反轉。便是仁政。

曰若是則脈公若。是指致王之易。○蒙引云。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土猶反手。則惑轉甚也。○諸說辨斷。周玉繩曰。文王之德。德字兼政教以及入者。言故天下未洽。教化大行。皆不在心上說。且字有味。即無餘。其他意云。此段說諸專在德上論。不在時勢上論。○覺路曹允大曰。大行。舊云兼政教。在武王為教化大行。在周公為教化大行。玩語意。武王周公當合說。而大行一字當總結武周之後。不宜有兩番大行也。大行。即上洽字意。

曰文王何云云。知新日錄云。時難作。二段看出。湯至難變也。一段是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一段是中興遺澤之遠。微子至輔相。一段是衆賢維持之力。故久而后失之也。總承上二段。存疑分二段。以由湯至難變。一段言商之初。武丁至運掌。一段言商之中。紂去武丁至輔相。一段言商之末。○脈云。文王何可當以德言。○蒙引云。故家舊臣。家也。遺俗舊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以脩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沈云。比干獨言王子者。切親親之立思。○四書徵云。微仲名。衍一名。泄微子之弟也。初微子封於宋。其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又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亂。鬲取魚鹽。文王舉之。於殷云。○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紂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知音智。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在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通考。齊氏。

紂去之未久故雖暴虐亦未遂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集註商自成云云通義曰雲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祖甲皆賢君也祖甲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武丁小乙之子天甲湯王之孫太丁之子天戊太庚之子維己之弟祖乙河直甲之子盤庚祖乙之子湯甲之弟紂帝乙之子齊人有言云云演云慧是智之明察最如處乘勢是乘事機利便之際○蒙引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以種田言蓋以待時譬乘勢也○微言云智慧之就作事說

不指國家○古註云磁基田與乘船之屬○通義吳氏程曰基當與鉞同鉞鉞大鉞也○存疑云今時時字兼有時勢在內易然也揚明云指齊王反手看▲夏后殷周云云紀政綱目夏紀云夏禹有天下之號也夏獨言后者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帝也雞鳴狗吠云云通義白雲許氏曰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明舉國比戶稠也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更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有上說得矣字出在入看讀○直解云夫土地不廣須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辟而地已廣矣人民不衆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聚矣地辟民聚澤可遠施以之鼓舞人心與起事功最爲容易若乘此而行之政則人民之歸附

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爲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富民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顛預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置驛也郵駟也。楚子乘駟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雙峰如令驛館。曰德之流行卽是應前文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磁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文選曰書大...

益聚土地之開辟益廣其
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
止之哉

蒙引云此言其勢之易也
易是其事謂齊王易也稠
密通義云稠音儔衆多也

且王者之云云宜照解云
莫能禦之句以結完今時
則易然尚故用一且字轉

到此節不過深明莫禦之
意益以見本時之易也若
泥注分上節為勢下節為

時本節無勢字○存疑曰
而時字是時勢之時此時
而施右政不待深仁厚澤

而民快於心猶飢渴之久
易為飲食而人適於口也
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

以天下機會而言
孔子曰德云云王觀濤翼註曰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謂老幼幼天
下可運於掌是也○呂覽辨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子門大行不為險矣故
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學子引孔子之言○袁了凡曰謂置驛待傳德不待傳所以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卑管仲獲孟子當
管仲之時則如之何雙峰饒

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獲王
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

蓋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
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

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竝論管晏孟子只及管
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

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
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
以置晏不言
而專及管歟

其速全說不去不知德字對命字看流行字對傳字看置郵之所傳者命耳而未必感人之深德
一流行人便感我之德○揚明云速以及入言云云傳命傳王者之命
目錄盧未人曰通章時字不同曰待時曰甚於此時俱單言時曰今時則易然曰惟此時為然俱
其言勢○微言姚美菴曰
德之流行應前文王之德
功必倍之應前功烈如彼
其卑○又王觀濤曰事半
古人不必百年縱世功必
倍可反手王齊○文林貫
旨云功是與王之功此時
字包勢與德行說○微言
徐做茲曰惟此時為然
文王不可以此例論意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明王道必因時
勢而行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通考吳氏程曰雖由
至異矣作一句只王字微遺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
疑惑而動其心乎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
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
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
不疑惑然後能不畏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
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
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

公孫丑問云云文林貫旨
云加是與之意○通義許
白雲曰孟子平日所言皆
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
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
許管仲猶未深解又因上

疑惑而動其心乎
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
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
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
不疑惑然後能不畏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
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
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

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回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不乎亦是未深信孟子○揚明云由此得德行道說伯是伯業王是王功○文林貫首云伯是桓文所行的王是湯文所行的○性理大全五十六自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大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春秋戰國時人道著霸字口津津的公孫丑曰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至頂羽又自稱爲西楚霸王不知此字在孔門以爲至不好事在二王時則又以爲罪人也○宜照解云湛甘泉曰天道常運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云不動心者何也常活不滯者人心之本脉動乎自然者也四十而不動心者不失其心之本脉而能不動乎勢利者也是故知常動之然然後不動

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宋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威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當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閑事○雙峰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爲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雲峰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東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上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

乎勢利也○昇齋袁君思曰不動心豈是槁木死灰爲鄉爲相爲伯爲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常用氣○亦有所恐云云知新目錄黃葵以半白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要必先不疑惑然而不恐懼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居先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一條註先云於天下之事無所疑后云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是論心之所以不動也○存疑曰証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舍恐懼疑惑又何証動心矣饒氏謂是心之所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亦不是其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動心之目是矣○又云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騎牆四十躡仕云云曲禮四十一曰強而仕注古者四十一始命之仕○禮記大全永嘉

曰若是則夫子過子賈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賈音奔賈音孟賁勇士賈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賈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益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爲難也

戴氏曰四十志氣堅定強
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
於禍福可以出仕矣
道明德立云云通義許白
雲曰養氣則不恐懼知言
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
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
知然既謂道則行固在其
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
於心而德已成立此行道
積累而至者

曰若是云云脉云丑借子孟
賁以贊其難孟子借告子
以明其意是不難云云
揚明云先是速取效驗
宜照解云遠字雖賁孟子
亦有疑其自許之過意
又云子孟子謂是不難謂不
問所以不動而但曰不動
則不動亦不難而告子亦先我
不動心其間所以不動心之故意
在言表先字謂較捷也說先
字便非善養以候之便是弊病
演云先我謂未四十之前
通義許自雲曰公孫丑雖借子孟
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
然字賁亦是勇而不動心者蓋
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
前

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為答然則子孟賁以力為王而不動心也
集註子孟賁勇士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史記范雎傳及淮南子註皆云衛人文選註引史記疏賁齊
人歸秦武王說范雎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備收呂覽云賁
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
以楫施其頭顧不知其孟
賁也中河孟賁顧目而視
船人髮植目裂髮掉舟之
人盡揚楫入於河使船人
知其孟賁不敢直視
曰不動心云云燃犀解云
有字虛說子孟子告子曾子
駒舍都籠在內故只言有
註曰有王二字是會後條
大勇來且未露出
集註心有王云云通義白
雲許氏曰心有王則能不
動此句總言下五人比宮
駒以必勝為王而不動心
孟施舍以無懼為王而不
動心曾子以理直為王而
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
為王不動心也告子宜憚

宋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
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粗法強制而能不動非
若孟子酌酢萬變而不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
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
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在告子則心制其欲
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
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
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
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
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
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新安陳氏曰有王二字
包得濶下文駒舍曾孟

皆有主但有精麤之分附錄非宮駒之不動心以
必勝為主孟施舍之不動心以無懼為主孟賁之不
動心以知言為主
約為主

非宮駒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撓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駒伊糾
反撓奴

效反朝音
潮乘去聲

北宮姓駒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
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
以布織布寬博寬大之

強制而不動心也

兆宮黜云云衍明云不盾
捷二句是不挫於人而必
勝意下遂推其不受挫總
是畫人必勝模樣或云刺
亦不捷逃或云不至刺而
捷逃皆非無誤諸侯者總
是不畏而必報之非天下
都無可畏憚之諸侯○覺
路季九我曰不捷不逃是
孟子畫出兆宮黜的像言
其盾挺然而不捷其目疑
然不逃或云盾被刺而不
捷日被刺而不逃則無此
理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
於被刺而捷日逃則又多
一層且小似孟子語氣舍曰
豈能為必勝只是無懼守
定無懼的主意便不必計
勝負之迹此舍之所守為得
惡聲云云燃犀解云不善之
管上文竟博萬乘諸侯

裼賤服也實博亦曰賤服非飲東之法服也
刺客史記有刺客傳刺殺也傷也
加一所字○宜照解云視不勝者當未戰時遂料其勢難取勝猶勝者胸中只勝的光景○吳無
障日勦舍二節不是實叙
當時行事總是極形容話
頭看一思字視字正模寫
他意在必勝光景○王觀
濤真註云視不勝尚未不
勝也但言勢難取勝惟知
勇往註戰雖不勝亦是未
戰時逆料之辭○微言曰
畏三軍不是畏敵就自己
怕將三軍言方合無怕之
意○存疑曰戰勝則無懼
不勝則懼視不勝猶勝言
無懼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此正天子所與行
三軍者他却以為無勇看
他意思只是要無畏懼敢
往直前為勇那勝敗處都
不計如此於已計得矣豈
不俱國事

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
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

主而不動心者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
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裼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
其心以必勝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
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
諸侯於裼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
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
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
必報雖言小不
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蒙引云無誤諸侯謂無可畏憚之諸侯非謂無定畏憚之諸侯也
宜照解云此一小逆詞及已也○季彭山曰惡聲至必反之通
集註逃避避字彙云皮意切音備遠也逃也 鬪毛布云云講述云

裼賤服也實博亦曰賤服非飲東之法服也
刺客史記有刺客傳刺殺也傷也
加一所字○宜照解云視不勝者當未戰時遂料其勢難取勝猶勝者胸中只勝的光景○吳無
障日勦舍二節不是實叙
當時行事總是極形容話
頭看一思字視字正模寫
他意在必勝光景○王觀
濤真註云視不勝尚未不
勝也但言勢難取勝惟知
勇往註戰雖不勝亦是未
戰時逆料之辭○微言曰
畏三軍不是畏敵就自己
怕將三軍言方合無怕之
意○存疑曰戰勝則無懼
不勝則懼視不勝猶勝言
無懼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此正天子所與行
三軍者他却以為無勇看
他意思只是要無畏懼敢
往直前為勇那勝敗處都
不計如此於已計得矣豈
不俱國事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
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會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采子曰量刃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自云
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註說後面只
稱舍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
之他之類○慶源輔氏曰注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
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
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黜舍皆

集註子孟姓云云人物考云
子孟施舍勇士也

施發語云云袁了凡曰以
施為發語聲雖是古託然
無理也

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
堅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
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
後會戰

孟施舍似云云宜照解云
果無智二似字最妙所謂
似是而非也只為告子似

孟子恐人誤認學脈故曰
告子先我不動心而欲辨
此似是處○又云未知非
疑詞是看定說二子未有
一賢者○燃犀解云似是
道不同而相比之詞

○揚明云舍全無懼似曾子以仁義輕晉楚勦求必勝似子夏戰勝故肥未知非疑詞是若寔說
二子未有一賢○蒙引云勦務敵人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所務亦在
外曾子反求諸已所務亦在內也○袁了凡辨疑錄曰北宮似子夏舊依註子夏篤信聖人說夫

篤信聖人甚好敵人者可以似之愚謂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也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故
夫子論篤教其為君子毋為小人論政教其無欲速無見不利皆病其悅在外而樂勦務敵入
敵在外也故似子夏之悅在外者按此說極有跡會可從如作信聖人說則曾子獨非篤信聖人
乎

集註雖非等倫通義許自
雲曰等是等級以高下言
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
言

其氣象云云通義由山金
氏曰氣象者形似彷彿之
意爾便以二子直比曾子
子夏則不可

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于必勝一則主於無懼
蓋是麤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麤說○東陽
許氏曰勦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
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非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

勦務敵入舍專守已慶源輔氏曰勦務敵入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

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問子夏篤信聖人

人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且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孟子又把北宮黜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

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不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勦為得其要也問如

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非官黜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峰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

其氣象云云通義由山金氏曰氣象者形似彷彿之意爾便以二子直比曾子子夏則不可

管者曾子云云微言丘月

林曰太勇口在末二句上見或以吾端為能怯吾往為能勇非是○又云自反而縮即含下集義等意雖千萬人吾往即有塞乎天地氣象○知新日錄焦漪園曰不縮指理說不憚吾往指氣說吾往不專是往戰凡往而決大疑往而斷大事皆是也理直則氣壯理不直則氣餒不直者雖揭寬博亦憚之而況于貴者乎直者雖千萬亦往而况其心者乎○宜照解云當時孔曾授受所以不言直而言縮者亦為世稱直有以天稟之率爾嘗之者有以曲致之能誠嘗之者聖門所貴則不在率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即自反而縮之意

管子四書大全 卷之三 三
一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一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管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太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揭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憚之端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說證縮為直
附錄黃氏洵饒曰
憚恐懼之也 恐懼之之字指人

凶相似而有直縫之同今尚又冠之吉凶相反而有橫縫之異也棺束縮二云云章圖通義云古者以皮束縮蓋不用鐵故也為直者二為橫者二

往往而云云燃犀解云往非專往戰是往而決大疑斷大事

往往而敵之也

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太利害皆不足以免之若有二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黜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憚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曾齊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及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太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之說蓋自此自
反而縮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施舍之云云揚明云守氣以一身言守約以理言○朱子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舍舍則舍守為得其要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益出於此下文詳之
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節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非官黜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志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曰敢問云云告子曰不得云云黃葵峯曰不得於言謂告子自己之言非也告子強辨自負決不肯自認有不得之言以學子知言照之乃謂吾心自有定見即於天下之言有未達何用煩吾之心為○存疑云不得於言者只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是也由心中義理不明也○燃犀解云言有一有自言有人言自家說不得他人解不得勿求於心也恐心為言動却不肯反求其理于心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有不合理處心便不安○揚明云不明所言之理○蒙引云不得於言所病在心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所失由氣而乃勿求諸氣氣指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覺路徐筆尚曰不得於言不心作告子有是語觀告子論性數篇偏執其是易嘗自以為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也春成云然則告子曰三字何處安著曰孟子只是述告子的主意言耳不得於心云云蒙引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失禮尊長心有不安也理當去補禮伏罪我左右任伊失了此亦得心不動此豈理也哉稍短理有終不安矣○燃犀解云郝仲與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道家養生秘訣氣為本命心動氣散存神取氣謂性命双

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性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峰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廉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考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夫志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理是也由心中義理不明也○燃犀解云言有一有自言有人言自家說不得他人解不得勿求於心也恐心為言動却不肯反求其理于心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有不合理處心便不安○揚明云不明所言之理○蒙引云不得於言所病在心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所失由氣而乃勿求諸氣氣指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覺路徐筆尚曰不得於言不心作告子有是語觀告子論性數篇偏執其是易嘗自以為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也春成云然則告子曰三字何處安著曰孟子只是述告子的主意言耳不得於心云云蒙引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失禮尊長心有不安也理當去補禮伏罪我左右任伊失了此亦得心不動此豈理也哉稍短理有終不安矣○燃犀解云郝仲與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道家養生秘訣氣為本命心動氣散存神取氣謂性命双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修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釋門秘訣以言語為机鋒稍涉提議為葛藤言下了當即稱如語故告子之學是二氏之祖○季彭山曰告子不求是遺棄事物不以累心乃自然宗旨不費分毫氣力來于謂專強制其心却非告子不末之學夫志氣之帥云云演云志以其分之常尊言猶曰第一件氣以其机之共濟言猶言第二件○正義曰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眾卒之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眾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眾卒矣氣壹則動志如眾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也

○直解云帥是王將充是充滿無暴是善養的意思○揚明云充是充滿在護於身中○又云至是分常尊猶云第一件次猶云第二件○問答曰充者亦非身休豐厚強健之謂也盡此氣從義理發來正氣也即人身之精明力量處是也舒伸發越之意如手足耳目之端重莊泰朗明果殺

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了亂反

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

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

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

而不動之速也

速謂年味四十五○梁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

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

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

處便是躬之充

天志至焉問答曰問至字常說作極至之至次字作次第之次然不曰揚升菴曰此說亦是但好細看來志之所在至氣必至焉故至字是至剛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字是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水而寒思火而熱驚而汗哀而淚此志至而氣次之驗也

時其志云云合喙云持者敬守而操存之使卓然精明常足為吾氣之帥暴非自暴之暴是粗率過當而失節約喜怒得過分則氣便暴了無暴者順以養之○古註云暴亂也

集註有所不達通義許白雲曰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而云云通義白雲許氏曰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

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

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此

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

可也猶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

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于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道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

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去聲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心有知

而氣無知，雖云氣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

志固為至云云揚升卷曰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米而寒思火而熱驚而汗出哀而淚下以志至而氣次之驗○通義許曰雲曰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交相培養陸聚岡拙請云以志對氣言則持志養氣為一事然曰交相養則養氣內自有持志工夫

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卑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附纂若論其極以理之極故志固

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

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

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潛室陳氏曰集

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

方為能致養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左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通考石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附纂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

既曰志至云云曰志壹云云

知新目錄曰志一是有心故曰所向氣一是不由於心故曰所在此。一尚舊說但兼善惡者如心欲為善作為便善心欲為惡作為便惡是志一則動氣淺說曰視惡色聽淫聲則此心為之死亡聞善言見善行則此心為之感發放肆其僣而怠惰之心自生手足

一則動志○揚明云今夫人之蹶者趨者是氣之卒發不慮之際也然吾心反為之震動此氣壹動志之一驗也○蒙引云蹶固是忽然一跌趨走則是著意者如何以為氣動志曰趨走雖著意然亦非預擬之者故或問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慮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朱子曰是○解暉山折衷云蹶趨是氣之不出於志者然外履險則心之寧靜者拙外造次則心之虛寂者亂故反動其心○然犀解云動其心之動作驚動看心反震動不安集註蹶顛躓也通義許白

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上也蹶姑備反顛又音厥

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

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

集註蹶顛躓也通義許白

雲曰顛躓跌小趨走是疾

卷四書九

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哀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宋子曰為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哀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

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為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與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其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驚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便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要事節約其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下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

女真四書

十七

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問養氣次第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已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求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作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著左始德不孤。○雙峰饒氏曰志師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固是師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

敢問夫子云云講述云浩然之氣氣即所謂勉之充也恐人以浩然之氣非勉之充之氣故補而解之曰充滿於身之氣皆浩然也云云○揚明云知言是窮究所言之理○宜照解云知言是究所以言之理從吾性靈處知之○合喙云二我字與若子相形看謂告子如彼而我如此也○通義許自雲曰此章而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則動志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未予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孟子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於此。○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勿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空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空合乎空者未有不中夫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乎長

集註能然合喙云註中何所長而能然然字捐自然不動言

知言者盡心云云通義金仁山曰知言是知道之效不曰知道而曰知言蓋固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失而反之也盡心知性集註是自知言之本說來則凡天下之言其見識是非毫釐疑似之間無不有以照之而天下之事無可遁者矣○許白雲曰盡心知性性即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無盡明矣朱子謂盡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因前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止如此上云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

文誠居邪道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敵道離窮是也○蒙引云或曰是非以義理而言得失以利害而言

浩然盛大云云講述云盛大以無外言是至大意流行以不息言是至剛意一說盛大是體段流行是功用

細註慶源輔云云蒙引云輔氏以盛大流行分兼用愚謂盛大蓋至大之意流行蓋至剛之意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

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皆要一一審處得是其氣左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是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雲峰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入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

愧作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在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天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體○雙峰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卜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

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附錄黃氏洵饒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體之充者。泛言之復其初行之事。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

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

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親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峰饒氏曰

集註悍字彙云：悍，候幹音。幹，生勇惡也。強，狠也。

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

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惑。○雲峰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

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

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

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附錄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問知言養氣之說。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

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能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旗，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存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

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容安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木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惴然

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附錄黃氏洵饒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惴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惴然不顧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

實有是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

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

敢問何云云草木子曰何謂浩然氣也曰杜子美詩一片華飛滅却春風飄蕩點正愁入若無此詩之意二夫必到浩然之理○性理大全石曼卿詩樂心相閱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華此詩存心者必可易得浩然之氣而已云云○日錄申甫曰非言之難也聽難也非聽難也惟言之難知也孟氏所以難於言也大史公所謂可與智者道雅為俗人言者也○蒙引云難言也非終不言也言小得也

其為氣也云云讀書錄云

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泐水生透金鐵而銹齒出○申甫云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大管中出入為氣則落在軀殼中便小了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吾氣即天地氣天地氣即我氣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徐傲弦原旨曰今人說至大至剛全就人做事上說不知人有此至大至剛之氣方能去做得事且如天地之氣弥漫六合何等至大陽氣所發金石亦透何等至剛人得此氣以生原來是塞天地之何嘗不至剛○又曰蔡氏謂塞乎天地之間是無一事做不得一處去不得縱橫直撞再無阻撓得也如此則自吾身以上皆為空滿天地之間便有不充塞處矣試觀天地之氣升降飛揚無處不滿人方儲精之時其氣與天地一般及有生之後真氣漸消消盡便

與天地不相似只看子說夜氣也是他真氣斷喪到此方有一點清明之氣出來與天地之氣相通若能全養此氣如何不塞天地之間○微言薛敬軒曰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袁了凡曰至大是際天蟠地無一處不包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死生利害無一不可壓故曰不可屈撓

集註其躰段蒙引云躰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躰輔氏以為躰休以該用者非也

惟其自反云云通義白雲許氏曰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為害之關下文縮即直無作為是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養正四書大全

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未後合大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下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

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

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惟其自反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

而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

去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聲矣斷之者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

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是效也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邪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

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

致遠四書大全

卷之三

天人一也云云通義許白
雲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
能浩然而道義乃天地間
至理皆是公為有私已便
不公公道便卑小然孟子
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
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
乃吾氣也吾身本小公而
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
故大

歛然章圖云音坎不足貌

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謂此丑本意只是設
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
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
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亦文
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附纂黃氏洵饒曰天理無有不善而正氣中正浩然但其流行參差不齊故人所
稟有清濁之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必列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一為私意所蔽則歛然而餒知其小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歛然不足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
之意

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宋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

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
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麤
暴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
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
心衰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
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
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
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
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
而歛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
雙峰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
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
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
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
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

世為氣也配云云燃岸解
云稟說其為氣也再三摸
擬之詞正為難言處○又
云理之自然為道合道之
宜處是義○通義白雲許
氏曰上其為氣也言氣之
然下其為氣也言氣之用
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
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
以重養之則復剛大而能
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且
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
配義愈盛○知新日錄李
見羅曰是字指道義○揚
明云是字指浩然之氣餒
便不能配道義○燃岸解
云餒字屬氣不屬道義餒
字對下生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峰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
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
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
非道道不假乎養眾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
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通考東陽許氏
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于郊
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
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
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
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令人做事亦有合
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頹底人李先生
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

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
一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
已極於精切矣○雙峰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
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
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乃是無形
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峰
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也
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義者人心

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
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
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

不足以為矣

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懼四字仍應前注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

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

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一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為憊然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存大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通考涂氏潛生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以仁配義以義配理所重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配理所重在義裁制之謂也

是集義云云蒙引云非義

襲而取之謂非可以義襲取之也○又云集義者今日行義明日行義行之又行而不已此所謂集也○知新目錄黃葵案曰襲字與集字相反取字與生字相反襲如網之襲於外之襲乃掩飾於外之意也集註集義是以義為在內道理實集之於我也義襲是以義為在外物事不過襲之於外耳○直解云集是積聚襲是不由正道掩襲于外的意思慊是快足孟子說浩然之氣養之固足以配道義矣然方其養之之始這氣何由而生必由平日工夫事事合義日復一日積聚既多則心無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是乃集義所生者不是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于外而取之也若平時無集義之功只是一事偶合則行出來的必有虧欠心中豈能快足心既不慊亦從此不振而索然餒矣○徐倣原旨云今人築堤擇水謂之集致貨

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淡合非一項可成也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美飾於外亦謂之襲言其專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之生得氣而自滋取者如取米獲得之取舉手而可得字義俱下得精切○文林貫旨云龍襲是掩取於外行行事慊是快足○揚明云襲者從外掩取謂而取之也○燃犀解吳元行曰集之言積聚也又集之言輯和也字本作集說文云群鳥集聚木上也多且和之意寡少則不集二意始備○通義自雲許氏曰直養無害是養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功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然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集註積善出易坤封文言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篔簹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舉之襲

襲因伐晉還襲莒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即華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

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

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

襲於外而得之也宋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

于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

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

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

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

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

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

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

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

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義襲

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

只是些客氣耳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

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

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

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

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

告子不知此理乃曰

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

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

意詳見反形句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

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

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

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

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峰饒氏曰先說氣

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

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

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

處故只說集義○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

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

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

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

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

峰胡氏曰集義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

廣體時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待反不直

必有事焉云云蒙引云此段近似莊子其事之有無不可知云云○揚明云事猶云做工夫時時以集義為事○文林貫旨云事是集義的事○宜照解云事只是集義之事有事如做工夫一般○洪覺山曰勿正勿怠勿助勿戒慎恐懼之別名○燃犀解云勿忘常集義勿忘

若宋人問卷李子名曰告子是宋人故引宋人以刺之○覺路主陽明云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心便是忘所以甚難余曰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因與說學問必須討個頭腦此處頭腦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必有事云者即上文集義是也時時用集義工夫而或生間斷此便是忘或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覺悟而已云云○目錄黃蔡峯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或云以氣為無益非也言彼以義為外無益於氣舍之而不事者猶

之不耘田也○諸說辨斷丘毛伯曰助之為害起于正而甚于已故宋人以下誤者助長之害天下二字屬養氣者說此下俱就氣言由宋人助苗而觀之天下之不以助氣者蓋寡矣

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知言一集義一養氣三配道義四浩然之氣五○此一放說直養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畏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是極近世或

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

事於顯與之有事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

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求正預期也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公羊傳僖公三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

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及復也勝

捷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

集註如作正心云云通義程氏復心曰勿正謂勿預期也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之所謂正心則謂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累而心跡自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卷之三

二十八

節度也蒙引云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

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擣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擣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擣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宋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不至而拔之使畏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

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主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以應之不可前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于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無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待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令

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麤氣，便是黝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輩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掘苗為喻，問苗之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掘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襲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私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

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能，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作長作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持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峰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

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本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正一反。集註亦是正一反。論以直養立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握而反害之。

何謂知言云云。宜照解云。好辨章先事而後政。是由微而至者。此章先政而後事。是由大綱而至。節目。又云。言由心生者也。四辭者。見其心之四病。朱子語類云。言知言。只知其後。漏處如存疑。云。孟子嘗曰。聽其言也。人焉廋哉。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聖賢之知人。最善言語。故孟子不曰知道。不曰知心。不曰知人。只說知言。然則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生。放心而害於政事者。非以其言而何哉。說約愚按。虛齊又云。政字不必是有位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太綱。如有子言。小事大事。始未必然。章首明言。加齊卿相。霸王不異。故非布衣事耳。知新日錄。政字如蒙引之說。蒙引云。誠者心蔽而言亦弊也。淫者心陷而言亦暗也。邪者心離而言亦離也。遁者心窮而言亦窮也。但在言謂之。誠淫邪遁。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類耳。理則一也。生於其心云云。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言。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披皮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甲義反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揚明云蔽障離窮之病生於心政是事之心綱發是見之行意事是故之節目吾言指生心害政四句○章圖朱子曰此章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先政後事者自大本而至節目也關楊墨處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先事後政者自微至著也○愚按四所字其病之所在

集註蔽障離窮也章圖云蔽障義反傾斜不正

四者相天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其言既有所偏則必就其中發明其說而說始放說既放則其理愈成故邪邪不勝正而又不能自克故必逃遁其說愈逃遁則愈偏矣又展轉相因也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二在亦其誤得集註之意者歟

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

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

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

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朱子曰蔽淫邪遁蔽陷離窮

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

其辭說誠是偏跛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

從皮皆是下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

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

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教蕩而過說得週遮浩

瀚縱恣地陷入深了於是二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

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邪物

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于窮窮是說下去了

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拔

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

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

絕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說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

似遁言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

○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

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

說知言又只說知言說乎邪道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

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

底了然非是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

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

無非德義也○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

說淫邪道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說淫屬陽邪道屬陰。蓋說尚有二邊是道理。邪則非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說之深。道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諛淫邪道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諛淫邪道起於諛。蓋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諛淫邪道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可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

非心通於云云蒙引云道以理之本辨言理以道之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

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雲峰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文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即其言之病而下面三件亦其淡得集註之意者歟。○**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問子知言處說坐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

事而後政是為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
至節目。○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
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
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
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
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
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雙峰饒氏曰
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
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
條自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雲峰胡氏曰所謂
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詖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
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彼告子者
但言無天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
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

非心異端之害也
以通之本根言則以言
非心異端之害也

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

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程子

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

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程

說莫直是喻心通於道者否宋子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雙峰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

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為外所以只取必於只全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十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遁辭○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

學我子貢云云蒙引云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辨斷與無障

而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三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各之奇字少穎三山

人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作稅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形旬反

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

引云我於辭命此命字是為命神謀草創之命○通義許曰善為說辭與應又曰善為說辭此却又就己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子貢子之知言異觀丑舉孔子之言可見又曰三子善為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為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既聖可見上句兼包

集註林氏云通義金仁山曰林氏各之奇字少穎三山人官至宗政號拙齋

呂成公之師也○宋史新編儒林傳及圖書有林之奇傳

曰惡是何云云文林貫月

云是字指既聖說○陸聚翁橫講云孟子不居乎聖而又引孔子之言便隱然有願學孔子意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

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

上事也宋子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久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

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附錄

黃氏洵饒曰欲使學者務本務本就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卜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

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

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

是何言也以深拒之宋子曰中庸成已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

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潛室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

昔者編云云揚明云編聞是私地得聞一殿一休言得聖人精餘○講述曰聖人全躰者也門弟子或以言語或以威儀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各得其一節是謂一躰或於全躰都已具備但未若聖人神化不可限量是謂具躰而微○通義饒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躰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躰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躰中各得其一再閱顏淵是四躰都全但未曾充得廣大如聖人之溥博淵泉爾

久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附纂黃氏洵饒曰子思之言主於行子貢之言主於知此及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昔者編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皆為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宏處上聲下同

也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既不敏比孔子則於此數

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

曰姑舍是通義許白雲曰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曰伯夷云云辨斷湯霍林曰伯夷伊尹何如亦是問孟子果以之自處意不同道謂與己不同道亦姑舍是之意○蒙引云仕止久速如何分曰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存疑曰不同道與姑舍是有分別彼謂向未至聖姑舍之耳此謂雖已造聖又其道與我不向耳又曰久其久而不去是孟子久於齊非我志之久速其去之速孔子明日遂行接淅而行是○燃犀解云妙在四則字見他因時變化無所拘○湛甘泉曰孟子生平得力全在知言養氣而本之願學孔子願字要看大凡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跳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自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誠淫邪遁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氏

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十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加行以醇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

願而察察未言之知氣之
養者吾弗知也○說叢云
疑問補云前言曾子聞大
勇於夫子此言願學孔子
正是語相照應處蓋孟子
之不動心全是學問涵養
得來是其一生大受用處
魯註兄弟遜云云通義白
雲許氏曰集註舉夷尹事
實皆是林賊經文說非言
二聖人之尤也兄弟遜國
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
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
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
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
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
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
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
使非民不擇夏商

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
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
上士湯聘而用之使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
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
處士綱目集覽云不宜於朝居家者曰處士○韻會云士未嫁曰處士

伯夷伊尹於云云淺說云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
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宜照解云於字當與字又云凡聖以事功
爲事功孔子以學術爲事功以學無窮功亦無功是生民未有也豈夷尹可班○微言焦漪園曰
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
知有多少皆未有如孔子
者包下宰我子貢有若意
在○通義許白雲曰孟子
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成於孔
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本德
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
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
明故亦善言德行若及其
積久惡得不化

曰然則有同云云講述云
然則有同與承未有孔子
來言孔子雖聖之尤盛夷
尹亦是聖人亦有同不盡
子曰有言有同得百里一
句言德之盛可以取天下
是根本之同行一不義三
句言心之正不苟於取天

未及萬章下篇齊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
段盡在此句○雲峰胡氏曰孟子以
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
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
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通攷東陽許氏曰宰我子
貢至所願學孔子爲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
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下是節目之同是則同，一
句掩義止蓋，聖人所以為
聖根本全在德，上義利取
予又立心最太，關節故凡
聖人此處皆同，孟子亦指
此而斷，夷尹孔子之必同
耳，俱不必以事實入講。○
甲第云是字，總義德盛心
正來言，此等事則同便見
其餘有不盡同者。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問伯夷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宋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齋王氏曰：聖人之所以為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

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

不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

曰敢問其云云，宜照解云：異字根上，生民未有來。○開心云：汗對高明字看，乃知識庸凡意。

○知新日錄：牛春宇曰：宰我，節智足以知聖人。汗字屬上句，讀汗下也。猶言粗淺也。言三子之智雖未能窺測聖人之精微妙蘊處，然皆足以知其粗淺，易見者，固不至阿其所好而為過諛之詞也。以見其言之足存意下。

文三子之言各就事功禮樂類聚形迹上論，俱所謂汗也。未及一貫之妙神化之精也。蓋就此以孔子超邁群聖，尤為易見耳。○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曰智足以知聖人，又曰汗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復揚，皆所以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自有明足以知人而不能無所徇私者，則其言猶未可信也。故必如集註假使汗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或以汗為失字之誤，文意固直，正恐智者之未可以必其皆無私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蟬。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宋子曰：汗是或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汗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汗下矣。及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聖

宰我曰：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問答曰又看疑問汗字作溪字看帶在上句讀如云知足以知聖人汗蓋知其德微深遠處也

宰我曰以予云云燃犀解云予宰予也○覺路云予字非指宰予是對人之稱○辨斷云賢予堯舜遠矣周王繩說以一時之治功與萬世之治功較見他賢之遠處當否斷也說得是但看來堯舜以有位立功易夫子以無位而垂功難須兼此意更妙

子貢曰見云云燃犀解云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制度文為所以粉飾治道者也○日錄焦漪園曰如見汗尊林飲之禮便知上古朴略之政見蘧豆蘧蓋之禮便知後世尚文之政聞盡善盡美之樂便知性之教之德聞盡美未盡善之樂便知反之者之德○聊耶代醉編十一日獻子庸曰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可違惑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甚勝○宜照解云等字即上文班字相照看極妙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宰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殊不思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峰云成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無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

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令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我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與指行其身者言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等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一句鑒之皆

有若曰豈云云宜照解云

於走獸猶言比于走獸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又孔子出群聖之類拔群聖之萃此說妙○焦漪園曰出類以所生言拔萃以所處言○然犀解云以有生之賦稟言萃以居處會聚言拔萃是高出於鄉國天下之人○圖史合攷曰廣雅云小陵曰丘○繳言云人與人同是一類而聖獨踐形盡性是為出類惟出於其類則于眾人群聚中彼自拔乎其萃矣孔子立言垂訓為萬世法不比他聖人只了得一身是又出類拔萃之尤者但非必出聖之類而拔聖之萃也○脉云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為為性獨能盡性形邊云云拔萃云者在一鄉高乎一鄉同與天下云○通義東嘉史氏曰二類也之類謂麟與定獸同為毛蟲之類焉鳳凰泰山河海亦然猶聖人與人同為人之類也出類拔萃

萃謂麒麟鳳凰泰山河海聖人獨於同類之中出類拔萃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是又言自古以來未有出類拔萃如孔子之尤盛者也○集註麒麟云云爾雅云麟屬身牛尾一角○毛詩義疏曰麟馬定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徵祥記云牡曰麟牝曰麟○格物總論云鳳神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通義金仁山曰曾子書陰陽篇曰西方毛虫三百有六十麟為之長南方羽虫三百有六十鳳為之長○屈蟻封云○蔡虛齋圖史合攷云廣雅云小陵曰丘○爾雅云詩幽風零兩其濛濛鳴於垤註鶴水鳥垤蟻塚也蟻封其垤則兩將至一名蟻封○又爾雅釋詁又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云行潦也○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聖賢行道之

不能逃於

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見其禮而

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樂

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心而見聖賢之學又曰窺
理以知言集義以養氣則
無所疑懼而伯王之業不
足以動其心矣自宰我子
貢以下公孫丑欲以聖歸
之孟子而孟子不敢以聖
自處又問其與孔門諸子
如何則又不肯以諸子自
處又問伯夷伊尹與孔子
何如則既言三聖之同而
又言孔子異於二子也三
子之說宰我以事功言子
貢以禮樂

言有子兼資實德行言
孟子曰以力云云宜照解
云王龍溪曰王霸之分只
是箇誠偽二字○孔仲達
曰伯者把也把持王政王
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又
云伯也也把持諸侯之權也○燃犀解云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存處是德發處是仁德
備于中行出來便是仁非有仁而行○文林貫首云以作用字力是土也甲兵之力大國以勢
力言德是實心仁是實政不待大是不必有勢力的意○揚明云四以字作用字云云假仁外面

假備仁之名目○說約紹聞錄曰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知新日錄盧未人
曰無其心而為其事謂之假由乎中而應乎仁謂之行兩仁字不專是恩愛只合理便是仁假仁
如齊桓本無實心尊周但藉兵力之盛借尊周名義壓服諸侯如召陵責楚之類是謂以力假仁
○徐岩泉初問云以德行
仁德也者仁之根本也所
謂天德也以德行仁是以
天德而行王道實心流出
德是實德仁是實仁在此
心之謂德發此心之謂仁
矣以力假仁內無此德則
外之所謂仁假仁耳仁云
乎哉故王伯之辨在心

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
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脉貫通而
後正○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
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
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
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
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
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通者東陽許氏曰
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氏潛生曰
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溯而求之子
思之致中和天地地位萬物育是
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宋子曰以德行仁德
非止謂有救民於水
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
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遜
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章
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
得也武王靈聰明作元后是靈聰明方能作元后救
民水火之中若無這靈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
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
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
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雙峰饒氏

以力服人云云蒙引云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目錄集澗園曰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若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事人之明白七十子亦無些勉强自然服也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誠服之甚○存疑云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其誠偽亦不同蒙引以下節作解上文伯必有大國王不待大意指此說似新看來不是蓋為伯必有大國王不待大裏自有意義不待此解也○宜照解云西東南北都就銅京說無思不服燃犀解云說思字証心悅誠服之意

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故桀武伐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太蒐示禮皆是假仁處通考楊氏與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末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非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指中心悅而服

自非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指中心悅而服瞻時驗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

集註鄒氏云云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傳見宋史新編列傳第六十卷及排韻萬姓統譜等之書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王霸用心不同之效

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為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于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

孟子曰仁則二揚明云
仁是心德見諸行事榮是
國執官太不仁以殘忍之
心見諸行事辱是國勢傾
危今指當時諸侯○陸聚
簡拙講云二則字重言榮
不自至惟仁則榮辱不自
至惟不仁則辱此處已含
自求意在矣○直解云今
之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
所為的都是不仁之事

有各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
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
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負不可已者至論
自古論王霸末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
視董子美玉砥砮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
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
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
遏人欲也附錄賈氏洵饒曰以善服人以善
養人重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溼而居下也惡去聲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其得之

如惡之云云燃犀解云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點羞惡之心去挑動他○又云德以溫言土
以入言貴重有德而尊顯其人也○姜鳳阿解譽云遺德德字該得才字專言才之德也註中賢有
德德字對能者而言偏言之德也饒說固是但孟子所言各有分屬○存疑云賢者未嘗無才而
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
而言也能者未嘗無德而
才其所長曰能自其所長
言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聞音
之道不能免也宋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
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象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
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國家間暇云云田第云間
暇是無內變外侮的時候
也一旦外患少息正國家
閒暇時也及是時是時閒
暇之時也○微言王三原
曰閒暇蓋指無敵國外患
言非言嘗無行事○又湯
霍林曰閒暇二字重看極
好處在此極不好處亦在
此正所謂寸陰時節不可
使空閒過了
及是時燃犀解云及字有
惜時豫圖之意
必畏之矣又云畏者懷德
意國勢日隆不期畏而自畏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仁之事也新安倪
記表記云良罪者彊仁謂勉彊行氏曰禮
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
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

集註惟日不足書於詩中

云古人為善惟日不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

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

巢之穴隙使之堅固以備

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

誰敢有侮予者○直解云

引詩及聖言正証上節之

意重末陰雨上詩所云正

周公托言於鳥教成王云

○毛詩註疏六唐風網繆

篇音義網繆上直留反下

忘侯反○詩經音義繆莫

侯反

能治云云焮崖解云致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方是

能治在未然之防上誰

敢即必畏意

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謹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

意可見矣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實者有德但在職而任事雙峰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

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

同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

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

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

及是時以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

意此一節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集註詩幽風云云幽風鶉

鷄詩四章是第二章也朱

註云此已深變王室而預

防其患難之意○正義曰

鶉鷄之詩蓋言周公救亂

也成王未和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也詩人蓋

以天之未陰雨國家間暇

之營也徹其桑土網繆牖

戶明其政刑之譬也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異

之譬也

戶巢之云云通義金仁山

曰巢之通氣出入處今鶉

巢逐年隨大歲所向即所

謂戶也

當思患而云云易既齊象

傳云君子以思患而慎防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

詩幽風鶉處脂反鷄吁驕反

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

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網繆音纏綿補苴也

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身自謂也言我之備患

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之

以身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

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雲峰胡氏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

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乎天下之道也

今國家云云揚明云今指

戰國時○然犀解云開暇
非真開暇亦彼自以為開
暇○又云章內及是時三
字儘可玩味在天為陰晴
之候在國為榮辱之門在
人主為危微之介在人世
為禍福之原詩曰迨孟子
曰及時乎時乎聖人惜之
賢人赴之眾人訛之○文
林貫首云及字有過此則
不及有為意○蒙引云正
韻旋也運也般樂蓋樂
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
此所謂縱欲也忘情也微
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
樂以動言怠傲以靜言

禍福云云脉云禍福即榮
辱也○然犀解云小曰榮
辱而曰禍福者甚言之以危世王耳○又方子盤旋云前篇言出爾反爾此言禍福已未又云為善
子孫必有王者此皆吾儒之論因果也顯而有微何釋氏以輪迴六道論因果也人之不信顯而
信隱何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日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雙峰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已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人心口如一之意○又云大抵言者心之形念之所在也故解之為念○揚明云大雅文王之詩云人能常常思念配合乎天命則多福之來寔自以配命求之也○皇極外篇第三十一板亦曰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已之孽十之九不可活此之謂揚明云此指禍福自已求言○孔穎達云天作災者如大戊桀紂生朝高宗雉鳴聳耳修德以禳之是可違也自作災者如桀放鳴條紂死宜室不可逃也集註詩大雅文云云文王之詩七章是第六章也書作道通義金山曰古書皆口傳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彊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諸侯為仁仁以政事言

孟子曰尊賢云云說叢云

五悅字與五願字相應願字生於悅字來知新日錄盧未人曰俊傑一旬即足上句德是賢小是能在位即尊使之位悅字願字俱以心言未即立其朝也下四句意同○辨斷云尊是隆禮使是授任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賢能皆秀等夷故曰俊傑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四書微云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莫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揚明云士是俊傑

市廛而云云蒙引云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別肆故曰市宅也官爲之者廛本死字今却作活用蓋取其稅也以居間者作活字看謂取其稅也

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雙峰饒氏曰俊傑謂入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禮記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通考趙氏惠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肆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

其廛周禮地官司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之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化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價同而徵償音音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音古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競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太市日廛長同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販夫販婦爲主

廛也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而廛此市在何處曰

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官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左可度，關以此稽考其求，歷以防姦，先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關譏云云。脈云關所以峻出入之防，但譏異常而不征其貨在市日商在途日旅。

以上則今出一家力役之征，耶曰大抵布以里計，稅以夫計，力役以家計，家者八家同井之家也。有夫便有家，如此看則是未免并出也。蓋罰其情，不得不重，不嚴也。如酒誥酒之刑，亦甚重。

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編。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至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雙峰饒氏曰：更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征伐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

信能行云云。講述云信能行此五者，信字重者言實能行之，非虛文也。鄰國之民兼上數等人看。文林實言云五者，即上文五條之王政民包士農商旅，說是愛慕意。又云予弟，指隣國之民。說濟是成其攻之之事。意。吳省菴引躍云天吏專以征伐言。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詳言王道之目而著其效

孟子曰人皆云云部疑云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然岸解云不忍人不忍害之也○盧未人曰不忍之心惻隱等俱是情不自情而曰心統性情者也○鼎鑊表若思曰不徒曰心而必加一人字根于一舉者尤至切雖是過其賦罪之初恰在感應上見得○王觀濤翼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王情說○微言林次崖曰首兩節一章大旨重在擴充上所以謂而下是申說人皆有四端節是申說人當知先王惟不忍入之心有是四端節是結上起下意○吳無障曰通章俱為諸侯而發不忍入之心就應感處不

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雙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入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入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子曰無天地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獨魯也田春秋初稅畝則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田是為十取其二以子字言之言觀之則是時諸國皆然不獨魯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二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二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

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

二十寸長一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買此布

廛無夫里云云揚明云廛即民之居宅所謂一畝半在邑者夫是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此是罰民無職事者里布是一十五家之布此是罰民不種桑麻者○文林貫首云此廛字與上節廛字不同上主賦言作活字用此主地言作死字看上節廛亦說市宅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楊明云自彼國來此國謂之夷○微言揚升菴曰氓字從亡從民謂流亡之民也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

名或曰泉也即今謂之錢

周禮云泉布皆錢也以

其流行如泉故曰泉以其布于民間故曰布

使出一里云云蒙引云所謂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却是先王所設以警解權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汚吏乃承之以為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爾或曰恐只是此三者稅前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恐不復行矣曰於不當取者且取之其當取者固有遺而不取乎豈孟子欲諸侯為霸道乎○文獻通考卷十戶口篇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註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重輦給徭役橫渠張氏曰夫家之征疑太遺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二人或一人或一夫一家五人謂之家○馬端臨曰云云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小幾於太酷乎若有餘夫或五日

日忍字是反字不忍入不忍害入也饒氏謂心不在非是○通義金仁山曰不忍入三字註無訓註但自天地生物之心說來則不忍入之心乃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無傷害入之心此一說也下文作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內交非要譽非惡聲而然則是怵惕惻隱之心自忍耐不在故爾是所謂不忍入之心者乃忍不在痛傷入之意此又一說也不忍見孺子之入井即不忍見人之顛連無告皆定此又一說文意為順在人賦認

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三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重輦給徭役通考趙氏惠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里者一廛所居之地

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未流之害縱入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

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未流之害縱入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

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惻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在所以謂之不忍入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入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入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徃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靈乎皆有「不忍入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入之心

先王有不忍云云四書要
肯云要着一箇斯字何等
迅捷何等快便何煩思量
何有停待就是下文乍見
之休惕惻隱其不期然而
不容不然亦是此斯的气
聚火始燃泉始達其自然
而不容不然○揚明云斯
有是自然而然不待著小
意政兼井田學校○脈下
運掌謂治天下而使之得
所運之寸心有餘不作效
說○揚明云運掌是天下
運於一掬容保之中

所以謂云云人乍云云知
新日錄徐岩泉曰今人乍
見乍字將字皆字俱有意
不可輕看卒然少一頁而莫
不有休惕惻隱之心非良
知而何○字彙云孺稚也
孺子幼少之稱程氏曰孺
者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
母謂之孺子○蒙引云休
惕惻隱四字不忍入之心
之目也其形容也休惕在
前

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
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
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
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
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
生物之心以為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
隨感而應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雙峰 饒氏

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
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
須待充廣○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
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
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
壅遏天下雖太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休音黜 內讀為

納要平聲惡
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休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

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

內結要

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程子曰滿腔苦江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猶言驅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

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

陵陽李氏謂腔子指入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

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充塞

都無空缺處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作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息而得非勉而

中

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朱子曰方作見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

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

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
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
處一般出來○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
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
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
交非欲以此手舉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
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峰胡
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
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
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 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

由是觀之云云微言焦漪
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皆不心之別名○辨斷李
彭山曰人無此心真禽獸
無異故曰非人

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

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

以明其必有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

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
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
過失恚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
隱之心久之采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
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
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
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
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味當
止息看如何格心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

者只怕問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入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然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于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入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

惻隱之心云云淺說云必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繼於中而情發乎外即其發之已然而其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云云○說叢云問曰如何惻隱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瓦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非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講述云惻隱仁之端也四句是即情而指其為性之發惻隱之心仁也四句是即情而知其所性之蘊○微言曰張彭老曰端是始發處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盧未人曰端謂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云云一說端非端緒之端乃一端兩端之端

集註心統性情通義金仁山曰心統性情張子語心者身之神明天所賦之理具於其中為性自是而發為情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

者也○宋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

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上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性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端緒音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

曰此六字橫渠語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

端本也。集註以爲緒也。如練絲然。因其情之發而性先。尋其緒。則于絲萬絲續續而上。因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爲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朱子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謂之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入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此惻爲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

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入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卽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太界限。如天地造化

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
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
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
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
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
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
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目言。孟子時異
端蠡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
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
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
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
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
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
嗜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
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

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
由其中間眾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
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
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
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
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
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雙峰饒氏曰。
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明。○朱子曰。性
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
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
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
陳氏懼齋曰。情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
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即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是也。
故情字當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云云

字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有其四端也

自謂不能云云

不能是自暴自棄的自指君說賊害也

其君不能指臣言

集註所必有云云通義云人所必有應上文明其必有之說物欲蔽之應上文物欲害之說或有言四支與四骸不同者

凡有四端云云皆擴云云

辨斷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乍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

他就面赤流汗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念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

集註其日新又大學字○通義曰王文憲曰日新又新新字釋如字

孟子四書大全

五十九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皆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皆

兩字 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乘子曰人之下心在外者要收人來如求放子一部書皆是此章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般子滿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

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

孟子四書大全

五十九

○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峰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受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愛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愛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發泉始達其勢左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發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

字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似非衆人所能自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張氏彭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發泉始達始發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情可爲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習愚之與由充與不能克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纔動人欲便萌於是內交等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是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

程子曰人云云通義程復
心曰程子之說反為仁由
也之意熟玩之自有以啓
入進德之誠

又曰四端不言信云云通義
四端之信云云蒙引云四端
既名曰土矣又何謂無成
位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
位寄於水火金木也無成
各各屬於水火金木也無
專氣貫於水火金木也
○木位乎東金位乎西火
位乎南水位乎北皆有定
位也而土則惟定乎四位
之間是無定位也木以生
發為客火以明成爲客金
以堅利爲客水以源活爲
客皆有成名也惟土則惟
定乎四者之中是無成各
也至於水火金木各得生
長救藏之一氣是皆有專
氣也而土則爲定乎四者
之間是無專氣○定位成
各以實而語其生成者也
專氣以氣而語其流行者
也有是位則有是名故以

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
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
之發而擴充之則有○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
以滿此心本然之量

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
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
輔氏

曰集註及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
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
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
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所以言其
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以與我者
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滿於其後之意也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

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峰胡氏曰
性者心之體

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
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于天之與我者
無不盡即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
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
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
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帝王去
馬

其理亦猶是也宋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
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
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戌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
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

名次從四時寄旺以氣言也○通義金仁山曰四行皆生於土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又云四時每季月以十八日為土位而季夏十八日乃火王之後生土故又為最王遂為中央土位此陰陽家者之說然土氣無不在四時之內王文憲曰此章註信貫四端後章註仁貫四端○又許自雲曰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為虛言矣集註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各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各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旺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因論不忍入之心而勉人擴充四者之心

孟子曰矢人云云發明云此亦承且章而勉當時諸侯擴充仁心反也以行仁也○合象云二惟恐字與註一利字指今日為術之心說術字該得廣凡所業皆是即道術亦在其中○纂考云術以心術言心術向於仁則仁向于不仁則不仁也○蒙引云木文惟恐字太註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矢人圖史合攷曰釋各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前疾也又謂之箭箭前進也○考工矢人為矢○國人又曰司禮考工國人為射

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信在四端之中○雲峰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各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各專氣不可執○看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左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主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王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各而各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入之心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

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眾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泯真自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入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類即不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遏人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主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卷四第廿六章

三

孔子曰里仁云云存疑云
孔子之言一耳緣孟子所
引之意異也論語處仁指
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
○王觀濤翼註曰處仁就
心德上說與論語不同註
得之最先非先後之先也
猶云是第下件

集註釋所以自處云云通
義金仁山曰論語集註作
釋里此作釋所以自處古
人引詩斷章取義古語亦
然彼以釋里言員上文也
此以釋自處言引下文也
然此說可兼彼義

得之最先衰了凡曰尊爵
只說其至貴而不可離安
宅只說其寧居而不可離
註得之最先非也天命之
性一齊稟受豈有先後以
仁而萬善在後之理本心
全體之德於安宅亦不切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
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體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
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
予引之以證釋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之意本言擇里孟
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義禮智

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
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問仁
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
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
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
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
始為亨利在入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
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
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
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慶源輔氏
曰五性皆

不仁不智云云蒙引云人役而恥為役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詞○甲第云良貴既失不免卑賤為人役○邵芝南醒言云人役只是說其人品卑賤之意如今人家奴家傭此等卑賤之人皆不知不義禮智為何物故備人役以為言不必作小國役大國者○千百年眼云由弓人一句借言恥之不可免也謂徒恥何益哉方矢人之恥以已不能有為只做小藝以供人用為人所賤也此是激發當時意○存疑云人役而恥為役猶方人而恥為方二句頗難看尋常都忽畧過了方矢人如何恥為方矢攻於小藝以供人用是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強以服役但為人役而恥之亦猶是也

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左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其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人而恥為方矢人而恥為方也由與

如恥之云云蒙引云其初所以致此恥者由於不仁故恥之則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場明云之字指人役言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頭然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懵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仁者如射云云講述云此章為當時諸侯而發可與仁則榮章參看○直解云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般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然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死心那勝已的惟反求諸身以為吾志容有不正然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云云○蒙引云反求諸德自強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又求諸已而已矣中去聲雙峰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

集註為仁由已云云出論語顏淵篇

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諸侯為仁而反以仁道言前以是非之心擇為仁之術後以羞惡之心決為仁之機又曰孔子言里仁為美王於擇里而以仁厚之俗言孟子引之至於擇術而以行仁之道言

孟子曰子路云云微言吳無障曰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口管高上去故由進之禹禹又進之舜語意是如正若口手看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集註月修章圖程氏復心曰自修二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二字極有意

譚疾章圖曰諱通書本作護 噫爾會噫去聲卦韻噫之東切飽食息也○又支韻於其切浪聲詩噫嘻註毛云歎也

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己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從大國楚六千里為蠻人役之役○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

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長己吝者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以告我有過我固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禹聞善言則拜

事實云益言

天道卑陶陳謨皆拜而受

之此其實事○微言曰一

喜一拜總足樂善之誠但

喜從告來拜從聞來終於

人已上略有分別

集註書曰云云書經大禹

謨率陶謨皆有此語蔡氏

註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拜

所以敬其言也

大舜百云云目錄尤西川

曰禹與子路見在奇特處

大舜有大焉見在平常處

善與人同耳無奇特○脉

云大字言舜之心胸有極

其廣大不拘者大在上上

見同者不分異之謂云云

○疑問云有意舍已即是

有人有意從人即是有人

故直舍已者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無已可舍故曰舍已真從入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

可從故曰從入○蒙引云取入實兼物我相忘之意外忘其善之在入內忘其善之在己

集註已未善云云目錄焦漪園曰舍已從入一句是一連說的舜不以己為善舍己之從入而樂取

於人以為善也晦菴子作兩平解似太分折且以舍己作舍己之未善不知聖人如舜更有何未

善處或以上却云舍己是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入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則其說亦是矣小知

何以又有未善之註耶○陸平泉曰舍己從入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入恐未善舍己云者忘

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

靡所不已夫忘己者形骸

之已也靡所不已者大同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

善也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

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

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

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

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

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

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

入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

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

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

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

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

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

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此二

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章本一事特交互言之

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

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人之善○

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

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

大舜百云云目錄尤西川

六十四

自耕稼云云蒙引云耕稼

謂耕那稼也稼以禾言詩曰在田曰稼○辨斷趙澈陽曰自耕稼陶漁節語意重至為帝上人樂善之心未嘗無到居勢位之尊則此意漸微矣舜至為帝時猶不改其耕稼陶漁之視此其好善之心直超乎勢利微乎始終矣須者自與以至字方見得樂善之心之誠○韓非子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畝畝正河濱之漁者垂抵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束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地名歷城今齊南府○黃帝時有眉封人為陶正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為酒樽陶卽器○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父子云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集註舜之側微云云尚書舜典小序曰虞舜側微正義曰此六側微即堯典側微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偏隘

故言西○河濱云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史記註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郊外西地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類鼓其腹則雷也取諸人云云通義許白雲曰舜同未嘗有不善之可言亦不待取人之善為已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為之已亦為之即取人為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已之所為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為者善矣安得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為善也○甲甫曰與人為善申說其為善與人同也猶云與人共為此善也

彼此之間蒙引云彼此之間今人以田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入己於彼此也

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雙峰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為惟帝時堯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因其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音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洛

彼此之間蒙引云彼此之間今人以田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入己於彼此也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樂善之誠

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若

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入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未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

孟子曰伯夷云云千百年

眼曰事君父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進一步意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思亦只描寫其意向如此非實事云云○揚明云立朝如聘問鄰國與事非君不同○通義云塗炭謂民陷於泥熱於炭○燃犀解云推原伯夷之心也○宜照解云推是上文數句推其心而形容之○蒙引云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詞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

此章上君子去就之準

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末二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人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集註宛汚也韻會宛上聲

賄勾母罪切音與美同說文汗也孟子爾焉能免我

○又寒韻母官切汗也

○字彙云流莫委切音美汚也切切韻會切急也

柳下惠不羞云云蒙引云

不羞汗君不卑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

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佚

○夫不羞汗君不卑小官和也惟不隱賢

必以其道不悶是和而介也夫和而介則雖不絕於

惡人而實不染於惡人

○遺佚與厄窮不同遺佚是去位也厄窮是困也厄窮是遺佚後事

是亦不屑云云蒙引云言不以去為高必於去也○揚明云不必以去為明也

秦史四書大全

汗去聲也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

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今趙氏說文二下已說以解一屑字已

語助辭宋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

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

是亦不屑云云蒙引云言不以去為高必於去也○揚明云不必以去為明也

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傳註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不隱賢不枉道也

遺佚放棄也厄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免我哉

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

偕竝處也上聲不自失不失其正也音援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宋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

道人所見不肖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

孟子曰伯夷隘云云唐荆川曰此叙夷惠清和之行而斷之寓願學孔子之意○四書口譚云君子不由此君子乃時中的君子若孔子是也○諸說辨斷丘毛伯曰末節須玩一由字夫由者循其跡也二子之心一不履就二不履去其不可一世之心高出于百代如其跡則夷流于隘似宇宙不足以容吾身惠流于不恭似吾身不必較宇宙故君子不從此跡上由之惟想慕其神而已

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述二子之行而救其弊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遺也。反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

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已。是待久。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儒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狹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雲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

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以百世之師稱之
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
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
其憂學者至矣官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
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太抵
清之極易至于隘和之極易至于不恭學之當當
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通考程氏復
心曰動作切切只是不及汲汲於就不及汲於去屑字
却是重如此解屑字左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
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終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云云燃犀解云時利屬之天地不可必人和則在我有是恃故曰不如然但曰不如
亦較緩急先後耳非謂天時地利可廢徐倣弦原旨曰天時地利人和當時談兵若孫吳輩亦
都曉得但不知其重在入
和耳故孟子特揭出不入
○微言李卓吾曰謂之不
如特較其緩急耳非謂天
時地利可盡捐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一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

為詳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
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一
章至篇終皆孟
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蔡氏曰時

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
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

集註天時云云衍明云註
時日支于時日之支于也
時是四時該十二月月是
一月該十二時孤虛空亡
也旺者為王相者輔之戰
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
○通義金仁山曰歲孤虛
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
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
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
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
為虛餘倣此云云○存疑
曰時蔡氏謂四時輔氏謂
十二時今以孤虛旺相之

法觀之當作四時看○蒙

蔡氏說該十二月在其中

引云時日者時謂四時王
日則該十二時此猶年有
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
該之也云云○又云之屬
二字所說者廣其在京家
不止孤虛王相而已○孤
即空亡三車一覽論空亡
日甲子旬中戌亥是甲戌
旬中申酉是甲申旬中午
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
辰旬中寅卯是甲寅旬中
子丑是○問何以謂之空
亡甲子旬中迤至酉而十
于足以無戌亥為空亡也
空亡即孤也甲戌旬中迤
至未而十于足以無午未
為空亡餘倣此○虛者子
實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旺相者如春木旺水生火則
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者為主相者輔之○防風第元儀所輯武備志百七十八孤虛法
空亡為孤對衝為虛如甲子旬孤戌亥虛也辰巳申酉倣此○理數月鈔十八卷孤虛法黃石公曰

背孤擊虛一可敵十星古法十人用時孤百人用日孤十人用月孤萬人用年孤惟有時孤最
驗今立成于後○愚按年孤虛子年孤亥虛巳丑年孤子虛午餘皆倣此○月孤虛正月孤丑虛
未○日孤虛子日孤亥虛巳○背孤擊虛大勝萬人巳上用法孤千人巳上用法孤百人巳上用
日孤十人巳上用法時虛

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

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
十日支十二支十干十子也○雙峯饒氏曰此太緊以
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
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
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
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
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
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太
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
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
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
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
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
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
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

宮生旺不封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
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兵家入門遁甲逐時
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
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
壬遁申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趙氏惠曰孫臏疏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
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
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
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一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
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
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大祖以甲子日破
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
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
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
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
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

法觀之當作四時看○蒙
蔡氏說該十二月在其中
引云時日者時謂四時王
日則該十二時此猶年有
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
該之也云云○又云之屬
二字所說者廣其在京家
不止孤虛王相而已○孤
即空亡三車一覽論空亡
日甲子旬中戌亥是甲戌
旬中申酉是甲申旬中午
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
辰旬中寅卯是甲寅旬中
子丑是○問何以謂之空
亡甲子旬中迤至酉而十
于足以無戌亥為空亡也
空亡即孤也甲戌旬中迤
至未而十于足以無午未
為空亡餘倣此○虛者子
實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旺相者如春木旺水生火則
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者為主相者輔之○防風第元儀所輯武備志百七十八孤虛法
空亡為孤對衝為虛如甲子旬孤戌亥虛也辰巳申酉倣此○理數月鈔十八卷孤虛法黃石公曰

三里之城云云蒙引云此

條申天時不知地利就攻上說○圖史合攷曰管子

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圍

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吳越春秋曰懸築城

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集註曠日持久四字出史記刊五十二王父偃傳

城非不高云云蒙引云此條申地利不知人和就守

字上說○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故亦為地利按上

註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人心之和不離

叛也去之云云文林貫直云之字指城池說

藝文四書大全卷之四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為柱下

文分兩邊自解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雜註革甲也通義金仁山曰皮去毛為革聯之為甲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也合三皮合為甲粟穀也通義金氏曰呂氏書說有穀曰粟無穀曰米按粟即所謂穀也古

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云云故曰城民云云演云故曰承接之詞非推原之問

○然犀解云三不以字謂非其所持恃○揚明云封疆是與隣國相共的界限之地○通義金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界爾

雅水注刊曰谿注谿曰谷○徐氏筆精云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

至親戚叛之者也○諸說辨斷云得道者多助此句最重得道不外以德行仁

多助寡助是論其理云云○然犀解云黎叙方曰中心悅服曰助就本國之民

言中心願歸曰順就天下之民言順遍天下則助遍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藝文四書大全卷之四

於天下故曰至○又云兵革之利利字便利也非銳利之利

以天下之云云四書口譚云故以吾天下之所順攻彼親戚之所畔是為以至仁伐至不仁自無敵於天下○揚明云君子指得道之人○燃犀解云有不戰者非言不戰則已正以人和而不必戰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用兵之道以得民心為本

孟子將朝云云燃犀解云以道自重而自將朝王將是且然未然○又云如就見如吾念頭本欲就見○衍明云如就見如往也托疾以辭見有自重之義○講述云朝將視朝上朝字謂明朝也孟子本要明日朝王王又先日來召故不果○揚明云朝是明早視朝是將出坐朝視事○蒙引云朝將視朝上朝字謂來自也云云又云問子孟子本欲朝王雖王托疾以召若可往也曰彼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往則是賓師應召矣孟子所以執而不往○存疑云如字只作若字說謂寡人若就見因有寒疾云勿依蒙引作往字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矣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雙峯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未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宋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

陽貨篇
細註孔子亦云云見論語

明日出云云文林貫直云
甲是甲問

集註東郭氏云云圖史合
攷曰氏族畧云東郭氏姜
姓齊桓公之後也

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
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
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
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
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
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
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
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不暇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乎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管者昨曰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孔子不見云云論語陽貨篇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王使人問云云講述云問疾醫來是丙頂人一是問安人一是治病人數人要路慮歸路之多也
○孺解云至是至朝此句緣小愈來○又云要是迎而告之非攔截○文林貫直云要攔截意

出乎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

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
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乎東
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
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

集註孟仲子云云人物備
考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
弟○刑是疏子孟仲子者子
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
思後學于孟軻云云○聽
兩紀談云按孟子年譜云
孟仲子名罍孟罍之子也
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
于澤山道人曰公孫子內
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
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
孫丑者朱子註孟子從趙
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
弟漢譜不同○孺解云
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
子各仲子
從昆弟爾雅云兄之子弟
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
兄也按顏會集公渾切通

作是采薪之憂云云燃

犀解云天子有疾稱不豫大夫稱大馬土稱負薪

○通義金仁山曰曲禮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也古人辭疾之常語

不得已而云云日錄焦滿

園曰不得已者欲造朝則不可以應王之召欲歸室則又無以啓王之悟故之

景丑氏宿焉景丑亦齊之臣亦出甲東郭之意不重失神子之言上

內則父子燃犀解云君在上而臣事父在上而事之

惡是何言存疑云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非不敬王也

云爾講述曰云爾指何足與言仁義之言莫大乎是是字指無以仁義與王言堯舜之道蒙引云堯舜之道仁義也

象雖曰敬王寔是子孟子自家占地成處

集註景丑氏云云蒙引云景丑氏姓景丑名氏指其家而言

細註擊蹠蹠說文長跳也禮韻註拜也

景子曰否否盧未人云

此字指仁義不與王言

○通義仁山金氏曰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今父召無諾見曲禮君命召不

後駕見論語

固將朝演云固是本意如此

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

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觀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臣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知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云爾講述曰云爾指何足與言仁義之言莫大乎是是字指無以仁義與王言堯舜之道蒙引云堯舜之道仁義也

象雖曰敬王寔是子孟子自家占地成處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蹠

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者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者以心

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

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音

扶下

集註唯而不諾呂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陳氏曰諾應之緩唯應之速

在官小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在官不後履玉藻作在官不後履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今集註諸本多作官字○玉藻正義云命謂遣人呼非自喚也唯而不諾者應之以唯而不諾也唯恭於諾也○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官府及室也在官近故言履在外遠故云車諾應對之辭有節文也

曰豈謂云云揚明云是措不應石為不敬王說○微言徐岩泉曰仁統萬善無所不有故對富說義最高繁魏然物表故對爵說

豈不義云云燃犀解云這義與上義字不同是當然之理有其一云云又云有字當挾字看○存疑云有其一以慢其一是說齊王以爵慢也而召也

集註慊恨也少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慊上聲一字二義上聲者為恨為以入聲者為快為足○程復心曰大學或問曰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散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曾子之說云云通義程氏復心曰自天下有達尊三以下則是孟子自說而集註所謂曾子之說蓋以德言者特指吾仁吾仁吾義云耳○脈云大有為興道致治也云云

禮記卷之四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後履官謂朝廷在外不後車並此禮記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宋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二者不相

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

卷之四

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貴我以吾義吾仁字息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此是去聲是故耳是指謀焉則就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

道中來 集註先從云云

卷之四 七

燃犀解云先後字不必泥只是尊禮且委任之不是先師後為臣也○脉云學焉後臣本文無先字不必插入只是所重在學而以委任繼之也學處正是就問其謀而任其謀以出則是臣之意不勞者主學言之君盡其道臣竭其力言即行行即效措之裕如君德成而施為皆餘事矣故不勞云云

今天下地云云揚明云今天下指列國言○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德齊之德以所說功業言○蒙引云地醜無一箇能辟土地德齊無一箇能稍優苟能好臣其所受教則德進而地辟矣○好臣其所教之人惟言其違也○不好臣其所受教之人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也

猶敬而召之不可召而况其道堯舜之道志伊尹之志寧曾子之學早管仲而不肯為者况可托疾以召之乎

集註當仕有官云云孟子萬章下篇云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卷之四

臣益學師之臣桓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文亦可見師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

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此義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南軒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

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豈不知者或以為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

齊宣王問曰

章圖云右第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實師自處之道

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節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左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者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

陳臻問云云微言方丈伯曰此章金為齊發而借宋薛形之。居一於此矣。蒙引云謂不免於一不是也。○揚明云一字指非邊此字指受不受言。○直解云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處。臻不能以無疑也。○圖史合攷云

無考。兼金云云燃犀解云兼金銀也。金有五而銀直倍于銅。鉄故曰兼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鏹。

百鏹也。蒙引云一百鏹二千兩也。一鏹二十兩也。七十鏹一千四百兩五十鏹一千兩。○通義許自雲曰禮註及趙岐皆曰鏹二十兩國語二十四為鏹。字書曰鏹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鏹則二十兩者為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鄭氏註二十兩曰鏹。疏依筭法言之甚明。趙氏註為臣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註却云二十四兩。而謂趙註為誤失之矣。

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鏹而受於薛餽五十鏹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鏹音也。

孟子曰皆是也。

子曰皆是也。講述云：孟子以皆是為是之是字不當，義字看只對上兩非字看，言其皆是而無一非也，取以皆是則以適於義耳。當在宋也云云，鄒暉山折衷云：行必以驢與有戒心，只是自家有處曰：餽驢曰：聞戒則彼所致辭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者，必以驢辭曰：餽驢子何為

不受。驢徐力反。

驢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子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

若於齊云云。日錄葵峯曰：若於齊則未有處，猶當也。值也既非當遠行之時，又無植戒備之事，是予既無處而齊王乃以百金餽，但以此財貨稍與而已，苟從而受之，是為財貨所誘致矣。焉有君子之人禮義為閑而可以財貨誘致者乎？○煥犀解云：未有處，王子自處，說不在他人有辭無辭若徒以人之辭處我，則有假二名義為辭，以處我者，豈不鶻突了？○又云：無處無事也。○蒙引云：處字一說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字將有遠行予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而齊王乃餽之，則無辭矣。○貨之謂以物餽之也。從餽以去則為貨取矣。兩貨字皆是活字。○文林貫首云：貨之如言以貨和誘我的說，諾○又云：君子是喻義之人。孟子賸指自言○日錄姚美菴曰：貨取者吾為其貨所取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上聲。未有所處則無聲。辭而義不可受矣。

取猶致也。宋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痛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取。○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與。唯當於理而已。慶源輔氏曰：孟子於

取註云：猶致也。韓文公云

以禮為羅羅而致幕下即此致字。當於理章圖程氏復心曰朱子謂過於義尹氏謂當於理正是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之意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辭受之義

孟子之平云云又林貫肯云失伍是當戰陳時而不

在行伍之列。平陸齊下邑也。屬邑也如云管下。通義金氏曰平陸今平原郡。吳氏程曰齊下邑與雍也魯下邑同義

然則子之云云。然則句文勢甚緊。責其失職。處講得悽愴寒心。○直解云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拋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不知幾千人矣。○揚明云羸弱也。○蒙引云溝壑。溝長壑深。皆有水者。

此無子尹氏併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離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日戟。單枝。曰戈。士戰士也。伍行。音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曰今有愛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及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集註距心大夫名。人物備考十九云。孔距心。齊平陸大夫也。云云。○圖史合攷云無考。

曰今有云云。微言方之伯。曰牧是畫之取養者。芻是夜之取飼者。求。是求之于主人。不是自家尋覓。求字最可味。正見權不在我。○蒙引云。牧收地也。蓋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蓋刈去之草。大抵春夏則就收地。收秋冬則須用刈草。亦隨所居之便。

集註收牧地云云。燃犀解云。收是晝所食者。芻是夜所飼者。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曰今有愛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及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云云存疑云謂也

與距心言及距心之卷也
一節語也○揚明云謂之
是告王以已責距心距心
自責意此記者語○然犀
解云是記者詞誦猶誦詩
之誦從容言也○文林貫
音云惟是獨○又云此字
亦指民之流離困苦言○
揚明云此字指老羸二字

集註邑有云云說文云邑
國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又
王都亦稱邑○通義金仁
山曰朱子謂古者實為都
處便自有廟如岐有大王
之廟豐有文王之廟曲沃
有桓叔以至武公之廟按
如此則以都名者當不
故朱子又曰都恐是周禮
所謂都鄙之都按如此則都是太邑爾此說為是○袁趙甲曰註邑有云云此左傳文也今云王
之為都周禮四縣為都不然豈五處皆立宗廟耶不通矣 陳氏陳氏名賜字晉臣三山人○宋
史新編百十八卷陳賜字晉之微宗時人云云 說而不釋云云論語子罕篇曰子曰法語之言

能無從乎改之為實異與言能無說乎釋之為實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集註曰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城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云云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明養民者當盡
養之之責

孟子謂蚘云云微言徐微
弦曰辭靈丘谷官守意請
士師谷言責意末一節正
與前相通○覺路侯廣成
曰似也似字謂似乎有擇
美官之意自我原心則為
士師之可以言也及不用
而去則蚘盡之心跡始明
自矣

集註蚘盡齊云云人物考
十九云蚘盡齊大夫也云
云○圖史合攷云無考
謂士師近云云摘訓云士
師尚在邑宰之下乃小官
而近君者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鄒非都也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
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
也
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
去聲曉王也○陳
氏曰陳氏名賜字
晉臣三山人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
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
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
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

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釋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益原
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
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峰
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
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

孟子謂蚘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蚘音遲盡鳥花反
蚘盡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
趙氏
惠曰周禮王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
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此章見君子進退又速其理
蚘音遲盡鳥花反
趙氏
惠曰周禮王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
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齊師近云云摘訓云士
師尚在邑宰之下乃小官
而近君者也

只激蠹使言未嘗教他
去蠹讀於王而不用致
為臣而去曰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欵其意便是謂
苟不得其言便當去耳亦
未見得蠹之去非孟子
之為之也

齊人曰云云淺說云齊人
曰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
而使之必去是其所以為
蠹者則善矣然在齊而
道不行濡滯而去不決是
其所以自為者則吾不知
也

公都子云云又云公都子
以齊人之言告孟子
集註公都子云云人物備
考十九云公都子未詳

曰吾聞之也云云諸說辨
斷王荆石曰不得其職謂
不得自專非不稱職也不
得其言謂言不見用非不
盡言也○又黃貞父曰古
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
守一邑各有土地人民之
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
腹心耳目凡有取見皆得
上聞謂之言責○脉云進
退只是去與不去之間綽
綽有餘裕形容寬廣自如
意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
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蠹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去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與乎蠹故得從容不迫
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安
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
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
容不迫也豈悻悻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
官守蠹有言責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賓師臣子去就不同之義

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盡賢於
距心矣。○雙峰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
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
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
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
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這一般蓋孔子有去志
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臙肉不至方不脫冕
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
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尹氏曰進退久
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耶

速當於理而已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

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
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
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
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鄉云云焮岸解云

在齊為客卿仕未受祿也

○文林貫旨云卿是客卿

甲是甲喪○脉云孟子雖

不受祿實為客卿于齊

云朝暮見往也反齊滕之

路還也行事出甲所當行

之事也事兼儀文器數

集註王驩云云人物備考

十九云王驩字子敖齊右

師為宣王壁臣○圖史合

攷云無考

公孫丑曰云云存疑曰以

子入大廟每專問觀之使

事雖有人治亦不嫌問此

云然者託辭○文林貫旨

云或指有司治之之字指

行事言○焮岸解云既或

治之明已非治事之人孟

子去齊之志從此決矣

○孟子為鄉於齊出甲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孟反見音

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

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甲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及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

扶

卷之四

十五

集註王驩蓋攝云云袁了

凡曰孟子為卿而出甲正
卿也王驩以大夫而輔行
即次卿也恐不必言攝卿
以行有司衍明云有司
別是有司不指王驩

細註慶源輔云云存疑云
不惡而嚴不必依輔氏說

○文林頁自云陳氏不
在齊魯魯亦未受新此
孟子合論云云知單論云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
孟子雖為卿

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
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
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
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
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
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
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
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
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
惡而嚴之意彼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
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
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難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

易曰天云云遯卦大象傳
文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宋
氏曰此章明聖賢待小人
之道

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
之不與驩言不以爵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
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
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
有司既已能治難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
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
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
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
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
王驩不欲與言於甲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
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
○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驩正是治之者附
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於齊章待小人不惡而嚴如
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程
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
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曰齊云云燃犀解云

孟子奉母仕于齊母卒王以卿禮舍祿賵得歸魯三月厚葬後反齊拜君賜也其止於贏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相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于贏畢將反魯終喪○直解云孟母墓碑記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文林貫肯云反是葬事完了而復來齊國○揚明云敦督匠事作棺之事嚴是喪事嚴急○定一云哀痛急迫慮有疑而不敢以請今事畢稍暇厚願有請矣○宜照解云然字作疑詞有疑其過厚意○蒙引云使虞敦匠事為句嚴字別是一句

齊頭四書大全卷之三十四

按終而反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今泰州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惡只在木之厚薄堅脆若制作無甚工者曰古者云云直解云一說王維山云古者句輕引起中古一句制禮之詞末句正厚制禮本意蓋禮緣入心而制之非強入心而制之喪必從厚乃人子本心之自不容已者凡可以用情者無不為矣○通義金仁山曰古者謂夏商以上未有厚薄之等蓋民淳林盛但亦以厚為尚○又云中古棺七寸恐亦虞商以下然亦近古故尚以七寸為度古尺一尺是今浙尺八寸是七寸省今五寸六分也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則因時之宜使人皆可為爾○宣城張氏曰喪大記君大棺八寸上大夫同下大夫棺六寸士同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宜照解云然後二字極有意味說到盡于人心處凡可以用情者無不為已

此章見孝子當盡心

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取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峰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也直但也

不得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克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孟子四

十七

不得不可云云定一云得

是拘於分無財是限於力不可為悅心不得遂也獨字對皆字看

為有財又云禮制得為而又有財足以供用○古註云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悅心也○蒙引云悅快也所謂盡於人心也○揚明云古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皆用以厚親○又云向使心欲為而禮制不得為則拘於分不可謂盡心禮制得為而財不足則限於力不可謂盡心既禮得為而又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云云○通義金山曰得之謂禮制所得為也夫禮制所不得為者如棺槨重數置娶明器多少之數丘封之度此不可踰越而為者也宣城張氏曰檀弓子思曰吾聞有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財君子弗行也且此化者蒙引云無使土親膚正是堅厚久遠處○煥岸解云校字從心從交惡想人子於親心

障世相聯接意○又云論語比及二年是以次而徐及意死者之膚亦以次而徐化若未化而遷使土侵之于心何安○微言李彭山曰比及也形盡曰化及未化之膚而不使土親之亦事死如事生之至情也

宜城張氏曰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以死為化也以死為初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吾聞之云云蒙引云吾聞之即此一語古語也○揚明云君子指仁人老子說天下指世上財物檢字作薄字者○脉云君子指仁人孝子以為為也天下猶云世上孝子決不為世上惜財物而薄于五親致令心有不妥處

集註愛惜此物蒙引云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喪葬之禮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況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妻之飾

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使乎比必二反

比猶為去聲也化者死者也使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壬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為也

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呂氏曰

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此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

悅與校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始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僭為

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季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此章見天說不可必

沈同以其云云燕解云

燕以私讓齊以私伐沈同以私問私字極有味○又云私問以已意問也如以王命問孟子必詳告之矣○又云孟子曰可字孔子詩陳恒意○又云兩不得字含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意照下文不告於王與亦無王命○辨斷湯霍林曰沈同私問是私兼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孟子不知其私只以公論而斷之曰可字不是虛說云云

子之不得云云史記曰燕王曾因蘇代尊子之鹿毛壽之言而讓國於其相子之有仕云云定一云仕是來求仕者

子不該將土地人民私授與人子之位在大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該私受國於其王譬如在官之人平日你喜悅他却請命于王就將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祿於你於理可乎蓋爵祿雖在子而黜陟予奪皆出於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此以爵祿私授受在有國所必誅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討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謂燕有可伐之罪耳至於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沉同之不能再問也○蒙引云齊之君臣蓋有利入土地之心而入恐為賢者所不與沈同蓋齊臣中用事者故以私問於孟子亦或齊王之陰使之也故私以其事問而卒行其事何以異云云講述云何以異於是字指爵祿私授受而言言子曾子之以國私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私授受也真詮沈同云云

齊國四書大全

人聽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往於此而享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乎聲下伐與殺與同太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句反音同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守如子噲子之徒者由其道則

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齊國四書大全

九

人物備考十九云沈同齊人云云○圖史合攷云沈同無考

齊人伐燕云云講述云沈同之問以私不以公問燕而不及齊故燕之可伐孟子所宜答齊之不可伐燕孟子所不宜言齊人乃知燕之可伐不知已之不可伐燕故其伐燕也不免有孟子勸齊之疑○文林貫旨云未是未勸○代言日子孟子不日無之而日未也子孟子明知其當伐若有仁王吊臣民必勸之如伊尹說湯伐夏救民何不可者齊其不行仁未可與議故曰未也而不日無之○初問云彼字指齊君臣彼然而伐之舍不能再問意○辨斷王荆石曰彼字兼君臣而言○講述云殺人字是殺殺之人人可殺人字是殺人之命○揚明云天吏是奉行天命之君○覽路徐若泉曰天吏方可伐國奉天命也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背是也○揚明云士師是奉君命執法之人集註史記亦謂

云云微言黃東發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七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林齊宣王者也○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齊宣王後又伐燕燕土會以燕與子之齊下燕七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時齊王尚在未有謚可稱○通義金仁山曰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為戰國策所誤戰國策則傳聞之誤也

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燕有亂亡可伐之罪齊無正也正入之志故孟子未嘗勸之

燕人畔云云講述云王蒙引以為濬王據史記以燕畔之年言之存疑以為宣王據宋註以甚慚之詞言之今以勝燕取燕數章參看還是宜王

陳賈曰王云云宜照解云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宋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問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求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是待防險設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雙峰饒

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季此章見人臣不可長君之惡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是指王自以為言何言是
嘆其言之太高○文林貫
旨云監是守

知而使之云云定云云知
其將畔而故使之與是解
兄於惡而不仁也

請見而云云文林貫旨云
是解王之慙○古誼云賈
欲以此說于也

集註陳賈齊云云人物備
考十九云陳賈齊大夫也
云云 武王勝商云云史

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
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
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

於蔡二人相紂于武庚祿
父治殷遺民封叔且於魯
而相周為周公周公且專

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
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
武王勝商止監其國此神本

及古事者多不辨其事之有無但即此以明聖賢之心與其處事之宜爾然謂之殺紂而立其子
則亦未審蓋武王入殷而紂已自焚死故武王封其子不絕也殺紂立子於事情不察管叔各
鮮蔡叔各度霍叔各處

見孟子云云有諸宜昭解云有諸疑詞也賈豈不知其事之有將以引其過于公也

曰然曰云云文林貫旨云
然字兼監殷與以殷畔說

周公之過云云微言徐做
弦曰周公之過之宜自來

無人敢道所謂聖人能立
無道之地者止在此等處

看若只循然無過無失亦
不足謂之聖人

集註管叔乃周云云人物
備考十九云管叔各鮮周

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同
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

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云云

此天理人云云摘訓云天
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各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以人聲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如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

之處上聲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

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

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

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空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

論一而已矣

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肖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宋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當，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峰胡氏曰：詐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

自古之君子云云。目錄焦漪園曰：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沈說的。如日月四句，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肖，豈徒順之二句，是於過則順之。下又說個為之辭，未要繳云古之君子其過如此，所以卒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以卒陷于有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自處，入者亦豈可以今之君子而教人也哉。○楊明云：君子之說，說過是有關宗社國家者。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新安陳氏曰孟子過也子窺賈為君文

過之心於不言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

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之曲為

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

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

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

章燕人伐燕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

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雷軒張氏曰周公於管

仲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注

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

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

集註第二篇梁惠王下篇

也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責小人為君文

道之非

孟子致蒙引云致送至也見正韻致為臣送還其政於君也

○講述云致為臣而歸致猶棄也孟

子在齊雖不受祿然居卿位亦臣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

王就見云云揚明云前月指未至齊時

○衍明云夫子在齊使寡人得待不惟寡人喜之凡我同朝之諸臣皆喜之

○蒙引云得待王謙言得賢者同朝謂群臣也

對曰不敢云云直解云繼見之期不敬預以為請耳

然此心固所願也

○拙講云言既去則已相違矣雖不敢請後見之期而繼此見王亦吾之願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月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月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月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月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他日王謂云云蒙引云德
每因他日二字見得孟子
亦有遲遲其去之意○文
林貫肯云他日指就見之
後說○然犀解云只處之
當國之中少置之朝廷之
上使諸大夫國人所矜
式却遣了其君用之一邊
分明見孟子迂門難用而
姑使之坐鎮雅俗以要尊
賢之空名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待
賢者同朝者皆其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
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
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云云揚明云因是
依託意○然犀解云重大
賢未敢徑達故托人轉達
孟子曰然云云又林貫肯
云然是信齊王有此言不
可是義不可復留意○揚
明云十萬指卿祿萬指上
萬鍾○直解云設使我有
欲富之心則前日他在客
卿常祿十萬尚難之而不
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養是
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
如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而
以是留之亦非所以待我
矣○然犀解云既不欲富
則所欲必別有在行道意
引而不發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而
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
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
○慶源輔氏
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

李孫曰云云文林貫旨云

使是誤使已。是子叔疑。○揚明云使是設使為政。是當國之權。○蒙引云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文林貫旨云人字。泛指常人。說○宜照解云。獨字與孰不字相應。

集註季孫子云云人物備考十九云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通義金仁山曰季孫即魯季孫氏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近世有立字孟子廟者以門人從享而子叔疑與一人之數可謂謬誤。

龍斷岡云云燃犀解云龍作壘長丘如防也絕路曰斷孫奕曰壘斷者岡壘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見商賈之來者

卷之四

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詎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

古之為市云云引躍云子車子是辭此而受彼叔疑是失此而求彼龍斷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為利則一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

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受其祿則無以

與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

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峰饒氏曰：左右望是欲

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

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

慶源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

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

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

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

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辭受之義。

孟子去齊云云。陳眉公十集云：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蠲賢，劉應註畫音獲。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兵畫中，遂攻臨淄，即此可證。通義曰：史記有畫邑音畫。朱子謂齊地有畫邑，路史畫邑在西安，咸畫邑在臨淄。

有欲為云云。然犀解云：為王二字是書法，薦賢為圍，豈為賢哉？縱使弄嘴調底，能挽其去，焉必令王擁篲而先之乎？此所以不應而卧也。稿訓云：一則君使人留矣，皆非無君命而私留。日錄申甫云：此留行之人疑不是無職位閉人，蓋得親近齊王朝夕可進言說者，故孟子以維持調獲之道責之。宜照解云：留行之客想是齊王親近之臣，得進言于王者，彼不先言于君，使君命入留而自為王留，何等輕率。文林貫首云：言是言其留之意，定一云不應者不樂聞言也，隱几而卧者不樂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于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此字非世所便，魯廷自有人調護繆公使無失處。

接其人也。○備改演繁露曰：凡與接自是兩物，凡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鄴中記曰：石虎野坐，凡悉雕畫為五色，華則凡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

客不悅云云。目錄申甫云：或云此人若是有征的人，何以謂之客？曰：孟子在宿家為王，而此人後來在此有客道矣。曰：坐。燃犀解云：客不悅便是艱然欲去，光景故命之曰坐。

昔者魯繆公云：辨斷沈無，曰：曰有人乎？子思之側有入乎？繆公之側非待子思，隆而待，泄柳申詳簡也。子思師道也，泄柳申詳，臣道也，事跡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宿師自處，故下獨舉子思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文林貫百云：無入是無道達誠意的人，安是留其指，一子說。○繆公尊禮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魯繆公史並作穆魯，元公之子名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立為諸侯，尊事孔仍以公儀休為相，以泄柳申詳為臣。○泄柳魯人云云：人物

備考十九云：泄柳字子柳，魯人云云。○又云：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泄柳後篇作子柳，必其字也。禮記檀弓篇屨，言子柳事，未知是否。雜記篇作泄柳，世古語四聲之訛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申詳，名見檀弓。○燃犀解云：泄柳字子柳，魯叔仲皮之子也。繆公聞泄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狂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激國君之榮也。○細註慶源：輔云云：蒙引云：輔氏註大謬。○子柳閉門云云：出說死。

子為長者云云。目錄姚兼菴曰：王無留賢之意，而子不善調停，其間以安賢者，是其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處。○直解云：一說徐崧泉初問曰：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非只指

齊兩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

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

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

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

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入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

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

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下以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

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

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

留行一節而言孟子此時已留不得任以况子思留行於終公亦不是既去時事○燃犀解云二乎字誥詞正使他自己思想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賢去就之義

孟子去齊尹士云云夏九曰尹士三試孟子二曰不明二曰于澤三曰濡滯孟子只辨濡滯而餘二者帶言之曰王由足用為善則非不明曰天下之民舉安則非于澤○知新日錄盧未人曰尹士之譏雖二意並言却重在濡滯上意以今日既要去當時何為而來當時既來的不是今日又何為夫的不速茲不悅茲字重言言血子平日所為我皆悅服獨於此處不悅之耳○蒙引云是何濡滯也言其猶有戀慕不決之意○揚明云茲指濡滯一

高子以告微言曰高子齊人嘗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云云

曰夫尹士云云文林貫旨云惡知指一知孟子本心說此一旬提起包下去就○揚明云不知予之深心○姚養庵曰精神全在數十字上見已所以戀戀於齊之意

予三宿云云揚明云心對迹言云云又云改之泛言○蒙引云言我之王尚望其能改之也然王如果能改之則必追我而反之

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終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終公之待子思空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此章見君子行道之心忠厚之意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至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請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云云姚兼庵曰用
是用王道則所改者必是
改功利之習非別有失禮
處而望其效者也○宜照
解云由字率性之本然勿
作猶字用之為善而曰足
就其資性自足於用者
○蒙引云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直至王庶幾改
予日望之愚每於論此章
恍乎予不豫之色猶在
自也○微言焦滿園曰王
如改諸則必及予是出書
時望也見出書的心還是
望王之心予日望之見歸
去後望也見歸去時的心
還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認
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
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
般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見其無日忘若意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太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有量福快

予豈若是云云日之力揚明云見去之速而不回顧○直解云盡一月之力○又云悻悻是不平
的意思

尹士聞之云云蒙引云尹
子最有助於孟子當時若
無尹士之譏許無以發孟
子之本心七篇中所載諸
人與孟子相辨論者無如
尹士之優柔而深切王於
義理而不王勢利其人品
為獨高也且聞孟子之言
而遂幡然責已曰士誠小
人也嗚呼尹士其君子哉
○小補韻會云倦倦謹也
前劉向傳倦倦之義
李氏通義金仁山曰李氏
昭武人各郁宗光祖號西
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塔

見於其面去則窮且之方而後病哉
悻悻悻悻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
音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
權之餘意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耶詳玩此兩
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二病
出書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
則違之之情而荷何可簣者所以為果也易乾卦文
言樂則行

無自思受之心

舉遺逸官至福建師機有
論孟遺秉文公作墓表
荷篋者論語憲問篇云子
擊磬於衛有荷篋而過孔
氏之門者云云子曰果哉
未之難矣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聖賢不怨天
下之心

之憂則違之○朱子曰孟子與荷篋皆是憂則違之
但荷篋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
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
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
篋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鉅而不敏
然異夫飾非矯情以屏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
為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
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
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
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
夫哉○雙峰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
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泫然
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
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峰胡氏曰
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篋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
荷篋之愀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

後段樂天

孟子去齊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不死天不充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前段憂世

曰彼一時云云存疑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揚明云彼指前日安
常言此指今日不遇於齊
言○脉云彼一時謂前日
所論之時為君子修身者
言九不得於天不合於人
者惟反求諸己爾今日所
遭之時則吾道窮雖無怨
天不無怨天雖無充入不
無窮人○直解頭書云彼
一時也二句柳揚重下句
說下二節正是說此一時
也之意非謂前日是平居
命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
道之時也若然則所行之
道非所道之道之道矣只
宜云前日所命之時正為
君子修身者言也苟有不
得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反
求諸己耳今日所遭之時
則天命人勞非止一身之

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
滙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
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宜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
執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
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
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充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解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路頭曰書大全

三十一

得失止吾道之行止也世道升降係焉吾得不為道悲乎此實情之不容已者而非怨天尤人也
五百年云云微言其無障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必有名也二必有字最重字字不讓根源全在此云云
集註萊朱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翬系仲之後也為易左相

由周而云云則過燮犀解云幸其過非恨其過

彼前日此今日新女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臣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我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轉佐若

皐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置反空生之屬

通考趙氏惠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

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其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三王

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為之且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

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去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

天天未欲云云引躡云天意未可知則吾當聽命於天是天固無所怨而其具又在我則我則我固可安意以俟之人亦何尤之有此其所以無不豫也

日錄徐若泉曰註中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不是末節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其意謂若是見用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於有憂也此節全在行道濟世力業上說若須世用而後樂又烏得為樂天之誠也乎樂天者進亦樂退亦樂可用可舍可藏方謂之樂天必世用而後樂斯此樂天之誠也註語誤矣若孟子到此處方謂樂天之誠則孟子全是粗人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果安在耶○袁了凡刪正云註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非也此節全重憂世謂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止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則今日不能不我又有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于有憂也若須世用而後樂又何得為樂天之誠乎

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

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

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宋子曰或問文申子曰聖人有

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是世之志也實味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乎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

雙峰饒氏曰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于天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聖賢以憂世之志而兼樂天之誠

孟子去齊居休云云淺說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仕于齊而不受祿豈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復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

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見乎此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

戒嚴取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

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

吾見王之後繼而有師旅

之命上下成嚴不可以請
勢不得不久留而久于齊
實非我志也○燃犀解云
李卓吾揚復所則謂居休
是無聊之談勿作定語看
廣陵朱文學云出書者真
情也居休者托言也非老
于闕世者不知這一段苦
情○宜照解云或疑孟子
爲兩片舌頭顧涇陽曰非
也出書者愛民之仁居休
者料君之智合看一章正
孟子仁智並行不停處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卽辭受而見
去就之義

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書猶以爲速
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
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爲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
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賢亦有
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畱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
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爲荷畱也哉此篇載孟子於
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
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
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
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峰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
不合處難於委質爲臣所以止爲際可之仕見行可
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
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
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
一受其祿則爲祿所廢是爲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履而去齊主猶欲以萬鍾廢之豈知孟子者吾意職
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曾
仲連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終

孟子集注卷之四

齊宣王問曰：「齊桓公、晉文公，復興周室，天下歸之，無疆也。今交臂而指，天下皆曰『不可』。何者？」

孟子曰：「桓、文之事，不可復也。天下歸之，無疆也。今交臂而指，天下皆曰『不可』。何者？」

齊宣王曰：「然則桓、文之事，不可復也。」

孟子曰：「桓、文之事，不可復也。天下歸之，無疆也。今交臂而指，天下皆曰『不可』。何者？」

齊宣王曰：「然則桓、文之事，不可復也。」

